

解註話白 · 照對文言



聊齋誌異之一

尚 和 金

聊齋誌異之一

金和尙

許嘯天譯註

羣學書店出版

聊齋誌異之一
金 和 尚

每冊實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發行者	出版者	譯註者
羣學書店	羣學書店	許嘯天

總發行所
山東路中保坊
門牌四十七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

言文對照
白話詳註
聊齋誌異之一

金和尙

長清僧	一
俠女	五
阿寶	一九
張誠	三一
大男	四五
曾友于	五五
瑞雲	六八
珊瑚	七五
陳雲棲	八九

目次

二

樂仲……………一〇八

申氏……………一二二

金和尙……………一二八

仇大娘……………一三七

夜叉國……………一五七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聊齋誌異之一

金和尚

原著者蒲留仙
譯註者許嘯天

長清僧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斃，馬逸墜死，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

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遂惟聞「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囑，宜即治任。」衆謂「新舉，衆應遠涉，」不聽，翌日遂發。

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嗾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俾勿損壞。』衆唯唯，乃行。

既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卽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

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長清縣有一個得道和尚，年紀八十多歲了，還是狼強健的；有一天，倒在地下，爬不起來。廟裏許多和尚跑去扶他，一看，已經死了。他自己不知道是死，魂靈兒飄飄蕩蕩的到了河南地界；有一個紳士的兒子，帶了十多個人，騎了馬，手裏拿着鶴鷹，在那裏捕兔子。那匹馬忽然跳起來，公子一個翻身，吊下地來死了；和尚的魂靈兒，恰巧公子的身體碰在一塊兒，便慢慢的醒來。一班底下人忙上

前去問他，老和尚眼睛一張開來說道：『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大家也不理會他，扶他回去。一走進門去，祇看見搽粉點胭脂的女人來了許多，圍住了問他；老和尚嚇了一大跳，說道：『我是和尚，怎麼到這個地方來了？』家裏的人，認做他發了瘋，大家拉住了他的耳朵，叫他醒醒；和尚自己也不說明緣故，兀自閉着眼睛不說話。給他吃飯他便吃，——祇不喝酒不吃肉，大小老婆來伺候他，吃他趕了出去。

過了幾天，他想要把身體活動活動；家裏的人看了都歡喜。走出房門，一息兒工夫，祇看見許多底下人，各各捧着賬簿，請他算賬；公子祇推託有病，身體疲倦，一概不管。單打聽山東長清縣地方問他們：『知道不知道？』大家答應道：『知道的。』他說：『我住在這裏，氣悶得很，要到那邊去逛逛。趕快替我打點行李！』衆人勸說：『你病新好起來，不能出遠門的。』他不依，第二天便動身。

到了長清縣，看看這地方的樣子，依舊和從前一樣，也不用問路徑，竟跑到那廟裏。小和尚看見貴客來了，很恭敬的爬在地下迎接，他問：『老和尚到那裏去了？』小和尚回答道：『我們師父前幾天死了。』問他：『坟做在那裏？』衆和尚領他去，祇見三尺高的一座坟，坟上野草還沒有長滿呢。許多和尚，不知道他什麼意思，停了一回，他叫人配好馬，預備回去。臨走的時候，叮囑衆和尚道：『

你師父是守戒的和尙，他留下來的東西，你要小心看管，不要弄壞了。」大家連聲答應，他便走了。

回到家裏，祇是呆坐，家務事體一點兒也不管；住了幾個月，悄悄的逃出門去，一直跑到從前的廟裏，對小和尚說道：「我便是你們的師父。」大家聽了不信，說他瞎說，我看着你，你看着我，祇是發笑；他便把還魂的緣故說出來，又把自己從前做過的事體，一五一十的講給他們聽，講得一點兒也不錯，大家纔相信。仍舊叫他睡在那老和尚的牀上，依舊和服侍師父一般的服侍他。

後來公子家裏抬了轎子，牽了馬，來接了好幾輪，苦苦的哀求他回去，他睬也不睬。又隔了一年，那紳士家裏的太太，打發底下人來，送了許多東西，金銀綢緞，他都不要，祇拿了一件布袍子。公子的朋友，到長清去探望他，見了面，不肯多說話。看他的樣子，很忠厚，很誠實；年紀祇有三十歲，常常說起八十幾年前的事體。

異史氏說道：「人死了以後，魂靈便飛散了；這老和尚的魂靈飛了一千里路，還不散開，實在是牠十分誠心的緣故。我看這個和尚的事體，再活轉來，却沒有什麼稀奇；獨稀奇他到了女人堆裏，繁華地方，還能夠背着人逃出來。若換一個別人，眼睛一張開來，見了這許多又香又美貌的女人，他

把不得死在這地方也情願的，豈肯再去做和尚呢？」

(註一)圓寂 和尚死，叫圓寂；也叫真寂。又叫順寂。

(註二)脫粟 白米飯叫脫粟，前漢書公孫宏傳裏有一句：「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

(註三)物化 物化，便是死。莊子有一句：「其死也物化。」不忍心說他死，祇說跟了萬物化去了。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贖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

(註四)戒行 和尚有五戒；能守這五戒的，便叫有戒行。

(註五)手澤 手澤，便這死過的人留下來的手跡。

(註六)勾當 做事體叫勾當。

(註七)紀綱 是底下人的別名。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君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母老」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

明日造其室，其母一雙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豔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

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儼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曾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豔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他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

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室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

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蹠履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祿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汝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

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

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甯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欵開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何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

出戶外，回顧渺然。女以七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嬖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曳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

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祕，洩恐不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情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

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廝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且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僞爲討螟蛉者，勿實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願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侍之。

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啓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綳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疑之，夜往抱子歸。

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從請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線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旣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卽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晝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警衛間，遂不復見。

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

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蠻童也；不然，爾愛其艾緞，彼愛爾婁豬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有一個姓顧的，是金陵地方的人，各樣讀書人的本領，他件件都會；可是家裏窮得不得了，又因為母親年紀大了，不忍心丟着他出門去，祇是天天替人寫幾個字畫幾筆畫兒，換幾個錢，拿來度日。年紀到了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媳婦，他對門本來有一所空屋子，新近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姑娘，租着這屋子住在裏面；看他家裏，沒有男人的，傍人也不去打聽他的名姓。

有一天，姓顧的偶然從外面回來，見那年輕的姑娘，從他母親房裏出來；看他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兒狠秀氣，標緻，舉動狠大方，很沉靜，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上他的了。他見了姓顧的，也不十分害羞，那臉色卻正正經經的。姓顧的走進房去，問他母親，他母親說道：「他便是住在對門的姑娘，來向我借刀尺的。」他方纔對我說：「他家裏也祇有一個母親。」看他母女兩人，也不是窮苦人家出身，問他：「爲什麼不嫁？」他便推說：「母親年紀老了。」明天我去見見他的母親，觀便露點口風給他；倘然他望頭不大，你便替他養了母親。」

到明天他母親跑到他家裏去見他的娘——是一個聾子老太婆——看他屋子裏連明天吃的米也沒有問他：『靠什麼過活？』他說：『便靠這位姑娘十個手指頭做下女工來養活的。』他慢慢的把同住在一塊兒的意思說出來試試他；看老太婆的意思，好像是願意的。他又和他女兒商量商量，那姑娘卻不說一句話；看他的神氣，好像不願意。姓顧的母親便回家來，把這情形詳細細的說出來，又疑惑起來，說道：『那姑娘怕是嫌我們家裏窮嗎？這女孩兒做人，不很說話，也不輕易發笑，看他美貌得和桃李花一般，那性格又冷得和冰霜一般，真是奇怪人！』母子兩人猜疑一回，嘆着氣，也便罷了。

有一天，姓顧的坐在書房裏，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來求他的畫；看他面貌長得狠俊秀，他的舉動又很輕佻。問他：『是什麼地方來的？』他便說：『是隣近村坊裏。』——從此以後，他隔三兩天便跑來；慢慢的大家熟識起來，便說幾句取笑的話。姓顧的上前去，狠親熱的抱住他，他也不狠勉強，便和他玩了一回；從此來來去去，親近得很。有一回，却巧那姑娘在門前走過，這年輕的男人看着他走遠了，便問：『這是什麼人？』姓顧的對他說：『這是鄰舍人家的姑娘。』那年輕的男人說道：『標緻得這樣子，他神氣怎麼又是這樣兒？』停了一回，姓顧的走進母親房裏去，他母親說道：『方

纔那姑娘來討米，他說：「家裏一天沒有煮飯了。」這個姑娘狠孝順他母親，窮得這樣利害，又是很可憐的，應該稍稍幫助他纔是。」姓顧的聽了母親的話，背了一斗米到對門去打開了他家的門，說：「是母親叫我送來的。」姑娘收下了，也不道謝。

他每天常常到姓顧的家裏來，見姓顧的母親做衣服鞋子，他便幫着縫縫補補，在屋子裏跑進跑出，料理事體，和家裏的媳婦一般。姓顧的益發感激他。他替人寫字畫，得了人家送他的吃食東西，總分點兒送去給那娘的母親。姑娘着了，也從不說一句話。姓顧的母親這時候忽然在陰門口長了一個瘡，從早到晚喊着痛；那姑娘常常跑到牀前來看他，又替他洗瘡搽藥，一天三四回。姓顧的母親心裏很不好意思，那姑娘也不嫌醜。母親嘆着氣說道：「怎麼能得到一個新媳婦和姑娘一般的服侍老身到死？」這話說完，忍不住傷心吊下淚來。姑娘勸他說道：「公子狠能孝順，比到我家裏寡婦孤兒，強得幾十幾百倍呢！」母親說道：「娘兒們牀裏零零碎碎的事體，豈是孝子所能夠做得到的？且老身年紀老了，朝晚死去，我頂不放心的，便是子孫傳宗接代的事體。正在說話的時候，姓顧的進來了；母親哭着說道：「我對不住這姑娘的地方很多，你不要忘記報答他的恩德。」姓顧的聽了，便爬在地下拜他；那姑娘說道：「你照顧我的母親，我也不會謝你，你也何

必謝我呢！』從此便愈加敬重他歡喜他，——但是他的舉動生硬，一點兒也沒有法子去挑動他。有一天，那姑娘正走出門去，姓顧的兩眼望着他；他忽然回過臉兒來，對姓顧的眯眯一笑，姓顧的看了，正是開心得出於意料之外。便跑過去跟着他到家裏，調戲他，他也不躲避，兩個人便歡歡喜喜的好了一回；事體完了，他挽着手對姓顧的說道：『這事體我和你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的。』姓顧的也不做一聲，跑回家去。到了明天，又去叫他，那姑娘却放下臉兒，頭也不回的走去。一天裏邊，兩人常常見面，他一點兒也不和姓顧的說笑；稍稍的和開他玩笑，他便說出冷話來，給你一肚子的高興。他覷着沒人在跟前的時候，便問姓顧的道：『這幾天在你書房裏進進出出的，那個年輕男人，是個什麼人？』姓顧的對他說：『是隔壁村坊上的。』那姑娘說道：『他這種舉動樣子，對着我，不規矩，也不祇一回；我看你面上，道是你歡喜的人，所以也不和他去計較。請你去對他說：「下一回若再這樣子，他可是不不要活命了！」話纔說完，那年輕的男人，却巧走來，姓顧的便把姑娘的話告訴他，又說道：『你却要格外小心，是不能去冒犯他的。』那年輕的說道：『既然說不能冒犯，你却又是怎樣去冒犯他呢？』姓顧的說：『沒有這事。』那人說道：『若說沒有這事，這不好意思出口的說話，他怎麼又肯對你說呢？』姓顧的聽了也沒有話可以回答他。那年輕的

說道：「我也託你去對他說一聲：『假癡假呆的叫他不要妝模做樣；他若不聽，我可要把他那丟臉的事體，到處說出去。』」姓顧的聽了這話，心裏也很生氣，不禁臉兒上露出不好看的樣兒來；年輕的也不好意思，纔轉身走去。

有一天夜裏，姓顧的一個人坐在房裏，那姑娘忽然跑來，笑着說道：「我和我的緣份還沒有斷，這豈不是天注定的麼？」姓顧的聽了他這話，開心得了不得，上去抱住他，摟在懷裏。一霎時聽得鞋子走路的聲音，跌囊跌囊的響着，兩人嚇了一跳，忙站起來，祇見那年輕的推着門進來，姓顧的心裏驚慌，問道：「你幹什麼？」他笑着說道：「我來看貞節的人呢！」回過頭來，對那姑娘說道：「你現在還敢怪人嗎？」惱得那姑娘眉梢兒豎起，粉腮兒通紅，一句話也不說，急急翻起上身的衣服，裏面露出一個皮袋，他隨手拔出來，祇見一尺多長亮晶晶的一柄刺刀。那年輕的看見了，嚇得逃走，姑娘追出門外去，四面一看，那人早已不見了。姑娘擎起那刺刀，向空中拋去，噠的一聲響，一道亮光，和天上的虹彩一般，停了一回，有一樣東西落在地上，砰的一聲響，姓顧的忙拿着燈來一照，祇見一隻白狐狸，身體和腦袋分開，擱在兩處地方了。他看了很驚慌，姑娘說道：「這個便是你歡喜的美男子。我很想饒恕他，無奈他自己活得不耐煩，叫我也沒有法子。」說着，把刺刀套進皮袋

去，姓顧的拉着他進房去，他說道：「方纔被這妖怪打斷了興味，明天夜裏請你守着罷。」說着轉身出門，一直去了。

到第二天晚上，那姑娘果然跑來，他兩人便又親熱了一回；姓顧的問他：「這本領是什麼時候學得的？」姑娘說道：「這個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你須要守着祕；密若露了風聲出去，怕你也不好處麼？」姓顧的又求和他行嫁娶的禮，他說道：「覺也睡了，家務也替你料理了，不是媳婦，卻又是什麼？已經做了夫妻，何必再說這麼娶的話？」姓顧的說道：「你可是嫌我窮嗎？」他說道：「你果然是窮，我難道是富的嗎？今天夜裏和你在一塊兒，正是可憐你的窮呢。」他臨出去的時候，叮囑他說道：「這偷偷摸摸的事體，不能常常做的；到應該來的時候，我自己會來的，不應該來的時候，你便是硬拉着我也沒有用。」後來他兩人在別處碰到的時候，姓顧的常常要拉他去說幾句私下話，那姑娘便走開避去；但是看見他身上衣服破了，便替他縫縫補補，到煮飯的時候，又替的煮飯，大小事體，件件料理周到，和做媳婦沒有什麼兩樣。

過了幾個月，那姑娘的母親死了，姓顧的竭力替他想法子埋葬，那姑娘從此一個人住着。姓顧的想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趁此去和他尋尋歡樂，從牆上爬進去，隔着窗子連連的叫喚，到底也不

聽得裏面答應。跑到門口去看，祇見一間空屋了，鎖着門，心裏疑惑這姑娘有別的男人和他私約着，到夜裏又跑去，依舊是這樣子，便把一塊掛在身上的玉，擱在窗檻上，轉身回去。第二天，他兩人在母親屋子裏見了面，待姓顧的出來，那姑娘跟在後面說道：『你可是疑心我嗎？做了一個人，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不能告訴人的。現在要叫你不疑心我，這那裏做得到呢？但是現在有一件事體，要請你趕快想法子。』問他：『什麼事體？』他說道：『我肚子裏受了胎，已經八個月了，怕早晚要生養；我的身體，還沒有定名份，能夠替你生兒子，不能夠替你養兒子。可暗暗的去告訴你母親，尋一個奶媽子，假說是抱來的寄養兒子，不要說是我生的。』姓顧的答應他，跑去告訴他母親，母親笑着說道：『好奇怪的姑娘！好好的去娶他做媳婦，他偏不肯，却願意和我兒子偷偷摸摸。』現在有了胎，他聽了也很開心，便依他的話，把接生的事體料理停妥候着。

又隔了一個多月，那姑娘忽然幾天不出來；母親疑心起來，跑到他們口去張望，祇見靜悄悄的闔着門。上去打門，打了半天，那姑娘纔開門出來；看他頭髮蓬鬆，臉上醜醜，從裏面出來。把母親放了進去，便打門閉上。走進他屋子裏，祇見一個小娃娃睡在牀上；母親看了，嚇了一跳。問他：『生下來多少時候了？』他回答道：『三天了。』打開抱裙一看，是一個男孩兒，胖胖的臉兒，方

的額角。母親心裏歡喜得狠，對他說道：『姑娘已經替老身生了孫子，你孤零零的一個人，去依靠什麼人？』那姑娘說：『我肚子裏有一點點小心事，不敢說出來給母親知道，候夜裏沒人瞧見的時候，快來把孩兒抱去。』母親回去，對他兒子說知，大家暗暗的詫異。到了夜裏，去把兒子抱着回來。

又過了幾晚，快到半夜的時候，那姑娘忽然打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皮袋，笑着說道：『大事體已經完了，請從此和你分別罷！』忙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你養我母親的恩德，我刻刻沒有忘記，從前我對你說，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原不願在牀褥上報答你的大恩。看你窮得連媳婦也娶不起，想替你傳一個後代，本想一回便成功的，誰知過了幾天，那月經又來了，便祇得破了規矩，再和你好一回。現在你的恩德既然還了，我的心願也了却，心裏沒有什麼放不下了。』問他：『皮袋子裏什麼東西？』他說：『是一個仇人的頭。』打開一看，祇見鬚子頭髮和血黏着一片糊塗，看了非常害怕，又細細的問他，他說道：『從前不對你說的意思，深怕一不小心，敗露出去，現在事體已經成功了，不妨告訴你聽。我是浙江人，我父親官做到司馬，被仇人陷害，抄沒了我全家，我背着母親逃出來，改去名姓，躲在這地方，已經三年了。所以不立刻去報仇的緣故，實在因為母親

活在世上丟他不下，待到母親死了，這一塊肉又在肚子裏累累墜墜的，便遲了許多日子。前幾天夜裏出去，不是別的事體，因為仇人家裏的門路不熟悉，怕臨時走錯，先去打探打探。」他說罷，轉身出去，回過來又叮囑姓顧的說道：「我生的那個孩子，要好好的看待他，你福氣薄，又不長壽，這個孩子，卻能興起家門來。夜深了，也不去驚動你母親了，我也去了。」姓顧的聽了這話，正傷心，要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祇見那姑娘和電光一般的一閃，一轉眼的時候，便不再看見他了。

姓顧的嘆着氣，心裏捨不得，呆呆的站着；半天，和失了魂靈一般。明天把這情形去告訴母親，大家又可惜又詫異，也祇得罷了。後來過了三年，姓顧的果然死了，他兒子十八歲，便中了進士，還養着祖母到老呢。

異史氏說道：「一個人家裏一定要有有義氣的女人，纔可以去逛相公；不然，你歡喜他雄的，他便歡喜你雌的！」

王漁洋說道：「有靈性的龍，見了他的頭，見不到他的尾巴；這個俠女，好像一條龍呢。」

（註一）伉儷 伉儷，便是夫妻。

家叫不字，也叫待字。

（註二）不字 姑娘說了婆家叫已字，沒有說婆
（註三）嬾童 童，是男孩兒；嬾，是臉兒漂亮。嬾童，

是給人玩耍的；俗名叫相公，又叫兔子，是拿蠶門代陰門的。

〔註四〕臨盆 女人生孩兒的時候，用一個盆兒接住，所以生孩兒的時候，便叫臨盆。

〔註五〕螟蛉 螟蛉，是桑樹上的小青蟲；有一種土蜂來把他背去，藏在樹身的空洞裏，過了七天，便變做了土蜂的子。現在說人自己不生孩

兒，抱別人的孩兒來認做是自己的孩兒，便叫螟蛉子。

〔註六〕牀箒 箒，是牀上的簾子；說夫妻的事體，便叫牀箒的歡樂。

〔註八〕艾緞 艾緞，是雄的豬。

〔註九〕婁豬 婁豬，是要尋歡的雌豬；尋得了雄豬，他便安靜了。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真。或值座有歌妓，則卽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頰顏微頰，汗珠珠下滴，因甚爲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癡」。

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胃，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皆不當翁。

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適過寶間，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

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辯，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

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下，惡少年環如牆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猶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羣叟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爲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不解。

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

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大恐，託人惋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

生既離牀，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避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牽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爲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芝麻，大呼：『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圖？』鳥云：『得迫芳澤，於願已足。』他人伺之不食，女自伺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牀。

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生則僵臥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爲

人當誓死相從。」烏云：「誑我。」女乃自矢。烏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鬢，解履上牀，鸚鵡噪下，銜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銜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旋蘇。即索履，衆莫知其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婿如此，恐遂爲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爲人賤，兒既諾之，蓬菲而甘，藜藿不怨。」

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自是生家得匳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殮生，開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始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

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致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祕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首皆符。

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敷奏，上大嘉悅，卽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真癡，彼孫子何癡乎？』

廣西孫子楚，是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手上長着六個指頭，脾氣方正，是沒有口才的。傍人哄着他，他便相信當做是真的。有時碰到席面上有審姐兒坐着，他便遠遠的望一望，轉身退出去了；有人知道他的脾氣，想法子騙他到來，叫審姐兒挨近他坐着，故意和他做出親熱的樣子來。他頓時臉紅得直到頸子裏，那汗珠兒一滴一滴的淌下來，大家看着在一傍大笑，便學着他那癡呆的形狀，到處去說給別人聽，又說許多嘲笑他的話。人人便取他名字叫「孫癡子」。

本城有一個做大買賣的老頭兒，他家裏的錢，多得和做王侯的一般；他的親戚，個個都有做官人家的子孫。有一個女兒，名叫阿寶，他臉兒的標緻，真沒有第二個女人比得上的；那大戶人家的公子，都託人去說媒下聘，統統不合老頭兒的意思。孫子楚這時，正沒有妻房，有和他開玩笑的，勸他託人到阿寶家裏去說媒。孫子楚自己也不打量打量，真的聽了他的話做去。那老頭兒也一向知道孫子楚有才學的名氣，但嫌他家裏窮，便不肯給他；媒婆正要退出去，恰巧遇見阿寶出來，便問：

『什麼事體？』媒婆把孫子楚託他做媒的事體告訴他。阿寶便鬧着玩笑說道：『叫他斬去那第六個指兒，我便嫁給他！』媒婆便把這話去對孫子楚說了，孫子楚說道：『這也不難。』候媒婆出去，他便拿斧頭自己把那指兒斬下來，痛得很利害，攪到心眼裏去，那血便滴出來，點點滴滴的不住，快要死去。

過了幾天，纔能起牀，便跑到媒婆家裏，拿那斬斷的指頭給他看，媒婆嚇了一大跳，跑去告訴阿寶。阿寶聽了也詫異，便又開玩笑說道：『叫他再把癡脾氣改去了。』孫子楚聽了，再三自己分辯，說：『並沒有癡脾氣。』可也沒有路去當着阿寶的面說明自己的心事，轉心一想：那阿寶也未必美得和天仙一般，怎麼便自己搭這樣大的架子；從此便把從前要娶阿寶的想頭，頓時冷去。

過了幾天，到了清明時節，這地方的風俗，到了這一天，娘兒們都要出來遊玩。那輕薄的年輕男人，也成羣結隊的跟在後面走，嘴裏隨聲評頭品腳的說着；有一個同做文章的會友，硬來把孫子楚拉去。有人和他開玩笑說道：『可要見一見你的心上人嗎？』孫子楚也知道朋友和他開玩笑，但因為上了阿寶的當，也想見一見到底怎麼一個人，便高高興興的跟了大家一路尋去，遠遠的看見一個女人在一株樹下面坐着息力，那班壞的年輕男人，一圈一圈的站着，好似打了一道圍牆。

衆朋友說道：『那女人一定是阿寶。』跑過去一看，果然是阿寶；細細的對他臉上一看，果然美貌得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了。停了一回，那看的人愈聚來多，阿寶站起身來，很快的去了。大家看了心裏亂起來，說：『他的頭梳得怎麼的好法。』脚又裹得怎樣的小法……你一句我一句說着，和發了癡的一般。祇有孫子楚卻不做一聲兒，待到衆人跑到別地方去，回過頭來看他，還是癡癡的站在老地方，喚他他也不答應。大家便上去拉着他問道：『你魂靈已跟着阿寶去了嗎？』他也不答應，大家知道他本來不歡喜多說話的，便也不在意中；有的在背後推着他，有的在前面拉着他，送他回到家裏。他到了自己屋子裏，一直走到牀前去睡下，睡到天晚也不起來，糊裏糊塗和酒喝醉的一般；傍人喚也，他也不醒過來。家裏人疑心他丟了魂，到外面空地裏去叫魂，也沒有用上。去用力拍着他肩膀問他，祇聽得他含糊的說了一句：『我在阿寶家裏。』接着細細的問他，他又閉着嘴不說了。家裏的人驚慌得也不知道他害的什麼病。

當初孫子楚在路傍看見阿寶回去的時候，他心裏丟他不下，不知不覺那身體便跟着他跑去，慢慢的挨近阿寶的衣角兒；看看沒人來吹喝他，他便跟着阿寶到他家裏。跟定了他一塊兒坐着一塊兒睡下，到晚上便和他親熱一回，心裏很快樂；但覺得肚子裏餓得利害，想回到家中去一轉，又

糊糊塗塗的不認識路。阿寶常常做夢，和一個人尋歡，問他的名字，那人說：『我便是孫子楚。』心裏雖詫異，可是也不好意思去告訴人。孫子楚的身體在牀上睡了三天，祇見他氣急噓噓，好似快要斷氣；家裏的人看了，驚慌得不得了，託人好好的去對那老頭兒說，要到他家裏去叫一叫魂。老頭兒聽了笑着說道：『平日並沒有來往，什麼道理能把魂靈失落在我家裏呢？』孫家的人再三哀求他，老頭兒纔答應。那做法事的人，拿了孫子楚從前穿的衣服和草薦，到他家裏，阿寶問明緣故，心裏害怕得很，不叫他到別的屋子裏去，一直領他到自己房裏，聽他叫了魂出去。那做法事的回到孫家門口，孫子楚在牀上已經叫喊起來，停了一回，醒過來，阿寶房裏的妝台器具，什麼顏色，什麼名目，一樣一樣的說出來都不錯。阿寶聽了，愈加詫異，心裏暗暗的感激孫子楚在他身上用情用得利害。

孫子楚病好下牀來，坐着站着，都想着阿寶；他神情迷迷糊糊的好似忘記了什麼，常常去打聽阿寶的事體，心裏祇望和他再遇到一回。到浴佛節的時候，聽說阿寶要到水月寺裏燒香，便一早跑去候在路傍；眼眶子也望酸了，眼睛也看花了，直到日中，阿寶纔來。他在車子裏望見孫子楚，拿手去掀着車簾兒，眼珠子看住他，轉也不轉；孫子楚心裏愈加動起來，在後面跟着他。阿寶忽然叫一

個了。纔跑來，問他的名姓，孫子楚很仔細的告訴他，那魂靈兒益發搖幌不定；看車子去遠了，他纔回轉家裏。到了家裏，又害起病來，模模糊糊的飯也不吃，好似在夢裏，常常喚着阿寶的名兒。他便恨自己的魂兒不再靈了。他家裏原養着一頭鸚鵡，忽然死了；小孩兒拿那頭死鸚鵡在牀前玩弄，孫子楚心想：倘我的身體能變成一隻鸚鵡，翼膀一動，便能飛到阿寶房裏。他心裏正想着，這身體忽然已變成了一隻鸚鵡，很快的飛了出去，一直到阿寶房裏。阿寶見鸚鵡飛來，很快活，上去捉住，鎖着他的腳爪，拿芝麻來喂他吃。那鸚鵡大聲叫喚起來，說道：「姐姐不要鎖住我，我便是孫子楚。」阿寶聽了，驚慌得很，解開繩子，他也不逃。阿寶悄悄的對他說道：「你的深情，我早記住在心裏。現在我和你一個是人，一個是鳥，兩樣東西，這婚姻的事體，怎麼再能成功？」那鸚鵡說道：「我能近姑娘的身體，我心裏已經滿足。」別人喂他，他不肯吃，阿寶親自去喂他，他便吃。阿寶坐下，那鸚鵡便停在他膝蓋頭上，阿寶睡下，他便停在牀沿上。

這樣子過了三天，阿寶心裏很可憐他，暗暗的叫人到孫家去打聽孫子楚的情形。那孫子楚直挺挺的躺着，已經斷着氣三天，祇是胸口不會冷罷了。阿寶又悄悄的對鸚鵡說道：「你若能再變做孫子楚，便死也願嫁你。」鸚鵡說道：「你哄我呢！」阿寶便討咒給他聽，鸚鵡側轉了頸子，好似在那

裏想什麼；停了一回，阿寶在那裏纏小脚，把鞋子脫下來，坐在牀沿上。那鸚鵡忽然飛下來，拿嘴唧着小脚鞋子飛出去，阿寶急急喚住他，看那鸚鵡已遠遠的飛去了。阿寶叫老媽子到孫家去打聽，那孫子楚已經醒過來，家裏的人看見一隻鸚鵡腳着一隻繡鞋兒飛來，落下地來依舊是一隻死鸚鵡。大家正詫異着，孫子楚慢慢的醒來，便向人要那隻鞋子，衆人不知道他什麼用處，恰巧那老媽子走來，走到屋子裏，見了孫子楚，問他：「鞋子在什麼地方？」孫子楚說道：「這是阿寶許我終身的憑據，請你替我去轉說：『我不忘記他答應我的話的。』」那老媽子回去告訴這情形，阿寶聽了，心裏益發稀奇，故意叫丫鬢把這情形露風聲出去給他媽聽；他媽打聽得明明白白，真有這事體，便說道：「這人才學問名氣也不小，可是窮得和司馬相如一般；我替女兒檢女壻檢了這幾年，依舊得了這樣一個，怕給那班有錢的做官的人家笑話。」阿寶因為鞋子的緣故，便打定主意，不嫁別人；老頭兒老太婆聽了，祇得依他，叫人快跑去告訴孫子楚。孫子楚聽得這信息，心裏快活，那病也立刻好了。老頭兒商量叫孫子楚到他家裏去做入贅女婿，阿寶說道：「做女婿的，不能長住在丈人家裏；況女婿家裏又是窮的，住長久了，越發叫人看不起。孩兒既然把終身許給他，便是住在草棚也是情願的，吃糲糠也是不怨恨的。」

孫子楚便親自把阿寶去迎接來，交拜成了夫妻的禮；兩人見了面，和隔了一世又見面一般的開心。從此孫子楚家裏得了阿寶的賠嫁產，稍稍寬舒起來，很添置了一點田產器具；但是孫子楚的脾氣專心在書本兒上，不知道管理家務。阿寶卻很會收藏銀錢，也不把零碎事體去拖累孫子楚。住了三年，家裏越發有錢，孫子楚忽然害癆病死了，阿寶哭得很傷心，到飯也不吃，覺也不睡的地步。傍人勸他，他也不聽；趁夜裏沒人知道的時候，便自己去上吊。丫頭知道了，趕快上去救醒來，到底也不吃東西。過了三天，邀齊了許多親戚朋友，預備收殮孫子楚的屍首，忽聽得棺材裏有叫喚喘氣的聲音，把棺材打開，孫子楚又活過來，他自己說：「去見過閻羅王，說他一生一世做人忠厚老實，便派他做閻王部下的官，正在和閻王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人來報說：「孫部官的太太快要來了！」閻王查看鬼簿，說：「這個女人，不應該現在便死。」那通報的人又說道：「這女人不吃飯已經有三天了。」閻王聽了，回過頭來，對我說道：「看你妻子有烈性有義氣的份上，纔賞你再活轉去。」便叫馬兵：「拉過馬來，送你回去——」」從此他身體慢慢的復原。

遇到大考的這一年，他未進考場以前，那班年輕的朋友和他開玩笑，大家想出很生疎很冷僻的文章題目七個，把孫子楚叫到沒人的地方，告訴他這七個題目，說：「這是一家私下送了學臺

的錢，說了許多人情，纔知道的；現在我特來暗地裏告訴你。」孫子楚信了他的話，連日連夜把這七個題目想得明明白白，做成了七篇文章，大家在背地裏笑他。這時候督考的官，怕文章題目出得太熟了，有人犯抄寫舊文章的毛病，便專檢從前不常見的題目，發下題目紙來，七個題目，統統都對。孫子楚便因為這個中了第一名，到明年又中了進士，得了翰林。皇帝聽說有出魂的奇怪事體，便把孫子楚喚去，問他：「怎麼一回事？」孫子楚老老實實的說出來，皇帝很歡喜，便把阿寶喚去一見，賞給他許多東西。

異史氏說道：「脾氣癡的人，他的心思很濃；所以癡頭癡腦的讀書人，他做的文章，一定是好的。那手藝人專心的，他的本領，一定也是好的。世界上有一種東飄西蕩，一樣事體不成功的人，都是自己以為不癡的緣故。更有一種耍逛窰子，敗去家產的，因要錢，丟了產業的，難道是癡子做的事體嗎？照這樣看來，便知道聰明太過頭的人，便是真癡子，那姓孫的算什麼癡呢？」

(註一)名士 有才學有品行，不貪富貴，不講俗

似樹枝兒一般。

情便叫名士。

(註二)委禽 娶媳婦下聘金，便叫委禽；委，是送，

(註三)棲指 手上長六個指兒的，便叫枝指好。

禽，是鳥。古時聘媳婦，不用銀錢的，把雁兒送到

女家去，便算下聘，所以用這委「禽」兩個字。現在用銀錢的，也便叫是委禽。

(註四)月旦 批評好壞，叫做月旦。

(註五)可人 可人，便是合意的人。

(註六)浴佛 每年四月初八日，是浴佛節，拿香水洗菩薩，說是彌勒菩薩在這一天生的。

(註七)相如之貧 古時，司馬相如窮得很利害，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爲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詈，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母弗聽。

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昏，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

有一個有錢人家卓王孫的女兒卓文君，看中

司馬相如，跟着一塊兒逃去，在臨邛地方開一爿酒店，司馬相如做堂倌，卓文君管酒爐。

(註八)關節 私下送銀錢去說人情，求他用私心成全事體，便叫關節。

(註九)盧雉 盧雉，便是現在擲骰子耍錢，一邊擲一邊叫喊，又叫呼盧喝雉。

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歸，見兄嗒然，問：「餓乎？」曰：「病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余竊麵倩鄰婦爲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累泄，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

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卽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旣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責笞矣。」誠笑云：「無之。」

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

一日，與數人樵山中，窺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銜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斧之，中膊，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昏瀕絕，衆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

汝殺吾兒，欲劊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

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巖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至，去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坐要巫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嘩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掉訥跑，衆鬼因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求苦之聲，闐騰震地。菩薩以楊枝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頭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

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瘡，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爲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途中資斷絕，而行逾年，遂金陵懸鶉百結，僂僕道士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以來，健卒怒馬，騰蹕前後，一少年乘小駒，度顧訥。

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遵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

初，虎銜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嘗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蓋適從遊囑也。——誠具爲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讌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

千戶瞳而眎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饜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禮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爲子折福死矣！』千戶曰：

「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少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

千戶得兩弟甚歡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嫗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悅悅以驚又視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媪婢斲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爲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銜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憤憤若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圍戶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河南人，姓張的，他的祖宗，是山西人，明朝燕王救難的兵起來的時候，這時山西地方大亂，他妻子被兵勇搶了去。姓張的常常到河南地方來做買賣，便在這地方住下，娶了一個河南女人做妻子，養下一個孩兒來，單名叫訥，不多幾時，那妻子死去，又娶了一個填房，養下一個孩兒來，單名叫誠。那填房性牛脾氣，兇惡得很，常常瞧不起那前頭生的兒子，拿他當用人一般看待，給他吃極粗極壞的東西，又叫他去斵柴，一天要他採一捆柴，沒有柴，便打他罵他，叫人受不住。暗地裏却把甜嫩的東西收着，給自己的兒子吃，叫他跟師父到書房裏去念書。張誠年紀慢慢的大起來，知道孝順爺娘，敬重哥哥，他不忍心看着哥哥一個人辛苦，悄悄的勸他媽，他媽不聽。

有一天，張訥到山裏去採柴，沒有採完，遇到天上刮起大風，下起大雨來，他身體躲在山石下面，待到雨住了點，那天已經晚了，肚子裏又餓得利害，便背着柴回家來。他媽一看，柴少了，很生氣，不給他吃飯；肚子裏餓的和火燒着心肝一般，跑進屋子去，直挺挺的睡着。張誠打書房裏回來，看見哥哥呆呆的神氣，問他：『可是害病嗎？』他說道：『祇是肚子餓罷了。』問他：『什麼緣故？』他便把媽不給他吃飯的事體告訴出來。張誠繃着眉心，轉身走去，停了一回，他偷偷的袋子裏拿出一個燒餅來給哥哥吃。哥哥問他：『你這個餅，打什麼地方來的？』他說道：『是我偷了麵粉，叫鄰舍的

女人做來的；你自管自吃餅，不要說話。」張訥吃了下去，又叮囑他弟弟說道：「以後不可再偷麵粉了。這事體給媽媽知道了，又要拖累弟弟；況且一天吃一回，餓果然是餓，卻也是餓不死的。」張誠說道：「哥哥身體本來不好，怎麼能多採柴？」

到了第二天，吃過飯，他偷偷的跑到山裏去，尋到他哥哥採柴的地方，哥哥見了他驚慌起來，問他：「來做什麼？」他回答說道：「我想幫你採柴。」問他：「誰叫你來的？」他說：「我自己來的。」哥哥說道：「不要說你不會採柴，便是會採柴，也不能叫你採柴。」便連連催他回去；張誠不去理他，拿手拘腳踏，採下柴來，幫助哥哥。一邊採一邊說道：「明天要把斧頭帶來纔好呢。」他哥哥走上去攔住他，見他的手指頭已經被樹枝兒擦破，鞋子也破了一個窟窿，張訥看了，發起愁來，說道：「你若不快回去，我便要拿斧頭自己勒死了！」張誠祇得回去。他哥哥送到半路上，纔又回到山上，採完柴回家去；走過書房，進去對那師父說道：「我弟弟年紀小，要管住他，山裏邊豺狼虎豹很利害的。」師父說道：「你弟弟日中以前，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我已經打過他了。」張訥回去，對張誠說道：「你不聽我的說話，被師父打了？」張誠笑笑說道：「沒有這件事體。」

到了明天，他衣裳裏邊藏着一柄斧頭，又到山裏去；他哥哥見了，又驚慌起來，說道：「我再三叫你

不要來，你怎麼又來了？」張誠不說話，自管自很快的採柴，一條一條汗從臉上淌個不住；看看柴大約夠了一捆，便自管自回去了。師父見了，又打他，他便老老實實的告訴出來；師父稱讚他賢惠，便不去攔阻他。他哥哥常常攔住他，他到底也不聽。

有一天，跟着許多人在山裏採柴，忽然有一隻老虎跑來，大家看了害怕，躲起來。老虎竟銜住了張誠跑去；老虎拖着人走路很慢的，被張訥趕到，用力拿斧頭斬去，斧頭斬在老虎的腿縫裏，老虎受着痛，拼命的跑去，追也追不上。張訥放聲大哭着回轉，大家上前去勸他，他哭得愈加淒涼，說道：「我的弟弟和別人的弟弟不一樣，況且又是爲我死的，我還要活在世上做什麼呢？」便拿斧頭自己去割頸子；大家趕快去拉住他，那斧口子攢進肉裏邊已經一寸多了，血和潮水一般湧出來。他兩眼向上一翻，快要死去，衆人看了害怕，把他身上的衣服撕下一大塊來，縛住頸子，大家扶着他走回去。他媽知道了，哭着罵着說道：「你害死了我的兒子，故意把自己的頸子割破，想免了我說話嗎？」張訥一邊喊着痛，一邊說道：「娘不要生氣，弟弟死了，我一定不肯活着的。」衆人抬着他，放在床上，他頸子裏痛得不能睡覺，祇是日日夜夜的靠着牆壁坐着哭，他爹怕他也死去，常常走到床前去喂他吃。那姓牛的娘，便百般的罵他，張訥聽了，便不肯吃。過了三天，死去。

村裏有一個做活無常的，張訥的魂靈在路上遇到他，細細的告訴他從前的苦處，便問他：『弟弟在什麼地方？』那活無常說道：『陰世裏不聽得你的弟弟。』便轉身領着張訥走去，到一座熱鬧的城池裏，看見一個穿黑衣裳的人，從城裏走出來。那活無常上前去攔住了，代他問：『陰世裏可有一個張誠麼？』那穿黑衣服的人，從掛在身邊的袋子裏拿出一本簿子來，翻着細細的查看，上面寫着男人女人的名字一百多個，並沒有姓張的犯人。活無常疑心在別的簿子裏，那穿黑衣服的人說道：『這一條道兒上的人，都歸我去捉的，怎麼能弄錯呢。』張訥心裏不信，硬拉着那活無常進城去，城裏新鬼舊鬼來來去去的很多，裏面也有本來認識的。張訥又跑上去問他：『你可看見我的弟弟麼？』到底也沒有人知道。忽然聽得許多人嚷着說道：『菩薩到了！』抬起頭來看，半天裏有一個長大的人，身上放出亮光來，照着天上地下，頓時覺得世界上通明。那活無常對張訥道喜說道：『大官人福氣很好，這一位菩薩，要隔一千年纔到陰世裏來一過，除去衆人的苦惱；現在你碰巧遇到了。』說着，便推張訥跪下去。祇見許多鬼，亂七八糟的擠在一塊兒跪下，合着手掌，嘴裏喊着「慈悲救苦」的聲音，地也震動起來；菩薩拿一條楊柳枝兒四面灑下露水，來那水細得和灰塵一般。停了一回，露水也乾了，光頭也收去了，那菩薩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張

「張訥覺得頸子上沾着幾滴露水，被斧頭割開的地方，不再痛了；活無常仍舊領着他一塊兒回家去，看見了家門，纔分別走開。

張訥死去已經兩天，這時忽然醒過來，把陰世裏看見的事體，統統說出來；又說道：「張誠並沒有死。」他媽聽了說他是自己造出來的謊話，反罵他。張訥受了冤枉，沒地方可以說，手摸着頸子上受傷的地方，果然好了。自己勉強起來，他爹拜一拜說道：「我便要上天落地去尋我弟弟，若說尋不到我的弟弟，我今生今世也不想回來了。但願爹爹當孩兒已經死過！」他爹拉住他到沒人的地方，淌下淚來，也不敢留他在家裏。張訥便走去，每到熱鬧街上去打聽他弟弟的信息，走到半路上，盤纏錢用完了，一路討飯，走去過了一個年到了南京地方，那身上的衣服，破得七零八落，縮着身體在路上走來走去；忽然看見十幾個人騎着馬走過，他急忙走開，躲在路傍。內中有一個人神氣好似長官，年紀大約四十多歲，那雄糾糾的兵勇，騎着高大的馬，在前前後後圍住。又有一個年輕的，騎着一匹小馬，那人在馬上常常回過頭來看着張訥，看他是一個做官人家的少爺，不敢抬頭去看他。那年輕的停着馬鞭子，勒住了馬站着，他忽然跳下馬來，上前去喚着說道：「你不是我的哥哥嗎？」張訥抬起頭來細細一看，果然是張誠，拉着手心裏很悲傷，哭出聲來。張誠也哭

着說道：「哥哥怎麼流落到這樣子？」張訥把家裏的情形說出來，張誠聽了，愈加傷心。那一塊兒騎馬的人，一齊下馬來問他：「什麼事體？」他們聽了張誠的話，跑去告訴那長官。長官叫讓出一匹馬來，馱着張訥一塊兒，轎着回到他家裏。纔從頭到尾細細的問他。

當初那老虎拖了張誠跑去，不知道什麼時候，丟在他路傍，他睡在路上，過了一個夜，恰巧這姓張的千戶官，打京城裏出來，走過路傍，看見張誠的面貌，長得文氣，可憐他，便收養他在家裏。張誠慢慢的醒過來，說出他家裏住的地方，離開這地方已經很遠了，便拉他坐着車子，一塊兒回去。又拿藥出來搽在老虎咬傷的地方，過了幾天，纔好。這姓張的沒有兒子，便收他做了兒子。當時恰巧跟着出來游玩，便遇到了張訥——張誠把這番情形統統告訴他哥哥。他兩人正說話的時候，張千戶進來，張訥拜着，不住嘴的謝他。張誠進去，捧着綢衣服出來，給他哥哥穿，又擺上酒席，對着談天。張千戶問道：「你們這姓張的一族，在河南一共有幾個人？」張訥說道：「在河南的，卻沒有同族。我爹爹年輕的時候，原是山西人，後來寄住在河南的。」那張千戶說道：「我也是山西人，你們老家住在什麼地方？」張訥回答道：「曾經聽得父親說起：『我們老家是歸東昌縣管的。』」那張千戶聽了詫異起來，說道：「我和你們同是一塊地方的，你們為什麼緣故搬到河南去呢？」張訥說

道：「我從前有一位母親，被兵勇搶去，我爹爹又被兵燒了房屋，家裏的錢財，丟得乾乾淨淨；因為從前在西面各處地方做買賣來來去去做熟了，便住在這河南地方。」那張千戶愈加詫異問他：「你爹爹叫什麼名字？」張訥便說出來。

張千戶睜大了眼睛，對住他看了半天，又低下頭去，又疑心的露出來，轉身很快的跑進去；停了一回，老太太走出來，大家圍着拜他。拜完了，那老太太問着張訥說道：「你可是張炳之的孫子嗎？」張訥回說：「是的。」老太太大哭起來，對張千戶說道：「這個人是你的弟弟。」張訥張誠兩兄弟聽了這話，不懂是什麼意思；老太太說道：「我嫁給你爹爹三年工夫，流落在北邊，我的身體，又跟了一個做指揮官的半年工夫，生下你的哥哥來。又過了半年，那指揮官死去，你哥哥因為他爹爹傳下來的功名，得了這個千戶官，現在官不做，常常時時刻刻想着家裏，便出了那指揮官的姓，依舊姓了張，常常叫人到山西去，實在打聽不出什麼信息來。誰知道你爹爹搬家到西面去呢？」便對張千戶說道：「你拿自己的弟弟當做兒子，你的福氣要折完了。」張千戶說道：「從前我問張誠，張誠從來不會說起是山西人，想是年紀輕，不知道。」便排着年紀稱呼，張千戶四十一歲，算老大，張誠年紀十六歲，頂小，張訥年紀二十歲，原來是老大，現在改做老二。

張千戶得到兩個弟弟，心裏很歡喜，和他們一塊兒睡覺，一塊兒住着。慢慢的統統知道張訥和張誠分散的事體，便要打算回去。老太太怕那墳房不肯收留，千戶說道：『我們去，他若肯收留，便在一塊兒住下；若不肯收留，便分做兩家住着。天底下那裏有沒有父親的人呢？便把住的房屋買去，收拾行李，揀定了日子，向西面地方走去。到了家門口，張誠和張訥先跑進去，告訴他爹爹；他爹爹自從張訥出去以後，那妻子過了沒有幾天也死了。冷清清的一個孤老頭兒，身體對影子，自己可憐自己；忽然看見張訥進來，頓時開心起來，心裏又恍恍惚惚的詫異着。回過頭來，又看見張誠開心到極處，說不出話來，那眼淚一條一條的淌下來。張訥又告訴他爹爹：『張千戶和媽媽來了！』他爹爹停住了哭，呆了半天，笑也不笑，哭也不哭，怔怔的站着。停了一回，張千戶進來，拜罷起來；老太太走上前去，拉着老頭兒的手，對哭着。隔了一回，祇見男用女人塞滿了裏外屋子，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張誠不見他的媽，問他的爹爹，纔知道已經死去；他哭得暈過去，一頓飯工夫，纔醒轉來。張千戶拿出錢來，造起樓屋，請一個先生，教他兩個弟弟讀書。馬棚裏馬啼着，屋裏人說笑着，居然變做一家大戶人家了。

異史氏說道：『我聽完了這件事體，吊下眼淚來，幾回十幾歲的孩子，能拿着斧頭幫他哥哥採柴，

忍不住嘆着說道：「到漢朝的王覽，難道又出來了嗎？」眼淚便吊下一回來。聽到老虎拖了張誠跑去，忍不住大嘆起來，說道：「那老天怎麼糊塗到這樣子？」那眼淚又吊下一回來。聽到他弟兄兩人忽然遇到，便開心得吊下眼淚來；反多了一個哥哥，又添了一件傷心事體，便替張千戶吊下眼淚來；一家人團圓，詫異得想不到，快活得又想不到，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眼淚，替這老頭兒吊下來。不知道後來人，也有歡喜吊眼淚和我一樣的嗎？」

王漁洋說道：「這件事體，是一本極好的戲本子，說事體有頭有腦，文章也做得很用心。」

(註一)靖難兵 明朝建文二年七月，燕王起靖難的兵，靖難，便是不難；

(註二)惡草具 拿粗的壞的東西做飯菜，名叫

惡草具。

(註三)夏楚 夏，楚，是兩樣木料；拿這木料做成板子，打人，能叫人害怕。

(註四)走無常 活人做陰世的差人，便叫走無

常。

(註五)懸鶉 鶉，是說衣裳破得一縷一縷，和鶉鳥的毛一般；懸，是掛起來。

(註六)百結 衣裳破成一個窟窿，不用針線縫補，打成一個結；窟窿愈多，結也愈多，便叫百結衣。有的說晉朝的董威在街上拾得破布，合起來做成一件衣服，便叫百結衣。

〔註七〕兵燹 兵放的火叫做燹。

〔註八〕王覽 漢朝王祥弟弟王覽是前後娘生

的弟兄。王覽的娘待王祇很兇，王覽便幫助他哥哥。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歿，妾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嘵嘵，恆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攢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贖，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體？」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塾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尙未尙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類，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

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邊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食貨備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蹟。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貨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刹，託爲己子，偶病絕，賈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贈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攜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諮。或言閩商有奚姓者，於是辭蔣將至閩，蔣贈遺衣履，其里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斂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遊矣。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而重慶賈，賈劫取之。至夜，以刀自剗，賈不敢逼，俟創瘡，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之。賈輿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况，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

妾爲妻矣。然自歷艱苦，痾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笱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尙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沮，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甯買，聞其富有，奮貲以多金，啗苞，廉娶之。而買老廢不能入，申黜兄不安於室，梁縊并投，不堪其擾。賈怒，搜括其貲，將賣作妾，而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夔，遂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貨而去之。既見奚，慚懼不出一語。奚問同肆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甯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其勤惰。奚每與談讌，輒呼給役，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宰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之。奚喜，與何竊共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曰：「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爲，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陳翁姓，業爲官矣。初，公至自郡，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醮，伏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授

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爲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爲官吉。』公乃之任，爲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竊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令卽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歛，兄苞知之，告於官，爲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貨斷嫁，去奚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妹何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私自。申初懼其復，讎至是益愧，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福以終身哉？』

奚成列是成都地方的讀書人，原有一個大老婆，一個小老婆，小老婆姓何，小名喚做昭容。大老婆早死了，娶了一個填房姓申，兩夫妻不要好，待何氏十分兇惡，便待奚成列也兇惡。一天到晚罵人，常常要尋死覓活，奚成列生氣逃出去。他出門以後，何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喚大男。奚成列許多日子不回家來，申氏趕出何氏，不和他一鍋子煮飯，算定日子給他米。大男慢慢的長大起來，何氏不敢去要他添米，祇是紡着紗織着布，換幾個錢來添些米。

大男看見書房裏許多小孩子讀書，心裏羨慕，他告訴母親，也要去讀書；母親說他年紀太小，暫是送到書房裏去，試試叫他讀書，叫他知道讀書的難處。誰知大男天生聰明，他讀的書，比別的孩子多着一倍；先生看他詫異，情願不要他的教書錢。何氏便叫他跟着先生讀，稍稍的送他幾個錢。——過了兩三年，五經四書統統讀完了，有一天回家來，對母親說道：『書房裏有五六個人，都向他父親要了錢買糕餅吃；我怎麼沒有父親的呢？』母親說道：『等你年紀大的時候，便告訴你。』

『大男說道：『我纔得七八歲，什麼時候算年紀大呢？』母親說道：『你到書房裏去，路過關帝廟，便去拜他，保佑你快快長大起來。』大男信了他的話，每天走過兩回，一定去拜他；母親知道了，問他：『你求的什麼事體？』他回答道：『祇求明年給我長大得和十五歲一般。』母親笑着他。

那大男讀書，和他的身體一塊兒長進得很快；到了十歲的時候，便和十三四歲的一樣長大。他做的文章，書房裏的先生不能夠改動他。有一天，對他的母親說道：『從前許我到身子長大的時候，便告訴我父親的地方；現在可以告訴我。』母親說道：『還不會到時候！還不會到時候！』又隔了一年多，居然成了一個大人，追問得越發利害，母親便對他細細的說了；大男聽得了，心裏說不出的悲傷，要出去尋他的父親。母親說道：『孩兒年紀太輕，你父親活着死着不曾知道，怎麼立刻

可以尋得到？」大男不說話去了。到吃中飯的時候，不回家來，去問他的先生，誰知吃早飯的時候，還不曾去過。母親十分詫異，還意謂他是逃學，拿出錢僱了用人，沒有一處地方不尋到，竟一點沒有形跡。

大男走出了家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祇是沿路跑去；遇到一個人要到夔州去，自己說是姓錢，大男向他要着飯，跟着他。姓錢的嫌他走得慢，替他僱了一匹馬，盤船錢都川着他的。到了夔州地方，和他一塊兒吃飯，姓錢的暗暗放毒藥在裏面，大男閉上眼睛，不知人事，姓錢的拿車子送他到一座大廟裏去，推說是自己的兒子，偶然害病沒有錢了，賣給了和尚。和尚看他臉相長得秀氣，出衆，搶着買他，姓錢的拿了錢走去；和尚給他吃下水去，稍稍醒過來。當家和和尚纔知道，跑來一看，詫異他的臉相長得極細細的，問他，纔知道他前前後後的事體，又格外可憐，就叫和尚送他錢放他回去。

有一個瀘州地方的蔣秀才，考功名不中，回家去；在路上問得了他的情形，稱贊他有孝心，帶他一塊兒去。到了瀘州住在他家裏一個多月，沒有一處地方不去打聽；有一個人說：「福建地方有一個做買賣的姓奚的。」便辭別了姓蔣的，要到福建去。姓蔣的送他衣服鞋子，他的鄰舍朋友都慕

化了錢送給他；走到路上，有兩個販布的客人，要到福清去，邀他一塊兒做着伴。走了幾里路，那客人看他袋子裏有錢，領他走到沒有人的地方，網住他的手脚，解下錢袋子來，搶着去了。恰巧有一個永福地方姓陳的老頭子，走過他路傍，解去繩子，叫他坐在車子後面，便到了老頭子家裏；老頭子家裏有錢，各處地方做買賣的人，一大半都到他家裏來的。老頭子叮囑南北各路客人替他打聽父親的消息，留下大男陪着一班兒子讀書，大男便住下不再出門去了。從此離門家越發遠，信息越發斷了。

何昭容一個人住着三四年，申民減少他日用的錢，逼着他要叫他嫁人，何氏自己靠做手工吃飯，心裏不變，申氏硬把他賣給重慶地方一個做買賣的。那做買賣的人，硬搶着他去了；到了夜裏，拿刀自己要剝死。那做買賣的，不敢硬逼着他，等他傷口好了，又轉賣給鹽亭地方一個做買賣的。到了鹽亭地方，自己刺着胸口一個窟窿，露出心肝來，那做買賣的人十分害怕，拿藥搽着胸口。待好了，祇求做尼姑，那買賣的人對他說道：『我有一個做買賣的朋友，身上沒有玩女人的傢伙，常常想買一個人替他做做針線，這個和做尼姑沒有兩樣，也可以稍稍賠還我幾個錢。』何氏答應他，那做買賣的人，僱一肩轎子，送他去。走進門那主人走出來，便是奚秀才呢。

原來奚成列已經丟了讀書的事體，去做買賣；那做買賣的人，看他沒有媳婦，所以去送給他的。兩人見了面，又傷心又詫異，大家說着苦處，纔知道有一個孩兒出去尋父親，不曾回家來，奚成列便叮囑許多客人打聽大男的信息，那昭容便把小老婆做了大老婆了。但是自從吃了辛苦以後，順着痛楚，常常害病，不能夠做事體；勸奚成列娶一個小老婆，不聽他的話。何氏說道：『我若說要和人搶着床上的事體的，這幾年裏早已嫁了孩兒了，還能夠和你有今天的在一塊兒嗎？況且別人待我凶惡的情形，我暗暗的傷心記在心裏；難道輪到我自己做大老婆了，反自己做出來嗎？』奚成列便託那出門做客商的朋友，替買他一個三十多歲年老的做小老婆。

隔了半年，那客人果然替他買一個小老婆回來；走進門一看，便是那大老婆申氏，大家看了奇怪。——從前申氏一個人住着一年多，他哥哥名叫苞勸他再嫁人，申氏聽了他的話，田地房產被成列的同族後輩攔住了，不能夠賣去。賣去了他現成的東西，併了幾百塊錢，帶着回到哥哥家裏；有一個保甯地方做買賣的人，打聽得他有很多的賠嫁錢，拿了许多錢去託那申苞哄着要他到那做買賣的年紀老了，不能夠和女尋快活，申氏怨恨他的哥哥，住在家裏不太平，掛梁跳井，吃不住他的吵鬧。那做買賣的人生氣搜刮他的銀錢，要賣他去給人做小老婆，那聽得的人都嫌他三

十多歲的年紀太大。這做買賣的人快要到夔州去，便坐着一輛車子，帶着他一塊兒去。遇到奚成列同店做買賣的人，便賣去了他，回去了。待到見了奚成列的面，又害羞又害怕，不說一句話。奚成列去問他那同店做買賣的人，纔知道他這大略情形。便說道：『遇到年輕的男人，便留住住在保甯地方，沒有再見面的日子了，這個也是天生成的！但是今天是我買小老婆，不是娶大老婆，應該先去拜見昭容行大老婆的禮節。』申氏不好意思，奚成列說道：『從前你做大老婆是怎麼樣的呢？』何氏勸他，不行禮也罷了，奚成列不答應，拿着棍子走近身去逼着他。申氏沒有法子，去拜見他。但是到底不去服事他，祇在別間屋子裏做着事體。那何氏統統寬恕他，也不好意思查問他的勤儉懶惰。奚成列常常和何氏吃酒，說笑的時候，便喚他在，一傍聽着呼喚；何氏便喚了頭去替他做事體，不許。

這時候陳先生名喚嗣宗的，做鹽亭知縣官；奚成列和鄰舍人家，有一點小事體吵鬧起來，那鄰舍人家把逼大老婆做小老婆的話告到官裏，陳先生不准他的狀子，喝着趕出去。奚成列聽了快活，和何氏暗暗的一塊兒稱贊官的好處。——有一天夜裏，五更打過了，僮兒忽然來打門進來，說：『知縣官來了！』奚成列詫異極了，急急找尋衣服鞋子，那縣官已經走進了臥房門，越發驚慌得不

知道怎麼好。何氏細細的一看，急急走出來，說道：『是我的兒子呢！』便哭起來，那縣官纔爬在地下，傷心得塞住喉嚨。

原來大男跟着陳老頭子的姓，已經做了官了；前幾天縣官從府城裏出來，繞着路回到舊時的家鄉地方，纔知道兩個母親都嫁了別人，打着胸口很傷心的哭。同族裏的人，纔知道大男已經做了官，還了他的田地房子，大男留下用人，修造屋子，望他父親再回來。隔了幾天，奉了命到鹽亭地方做官去，又要丟了官去找尋父親，陳老頭子苦苦的勸住他，恰巧遇到一個會起卦的，叫他卜一個課。那起卦的人說道：『小的做了大的，年輕的倒做了長輩；要找男人卻找到女人，尋一個人又得了兩個人。做官是吉利的。』大男便到了任。因為找不到父親，做官的時候，不吃葷菜不吃酒。那一天，這鄰舍來告狀，看見上面有姓奚的，心裏疑惑起來；暗暗的打發內宅裏的用人，悄悄的去打聽他，果然是父親呢。趁着夜裏，改穿着平常衣裳出來，見了母親，越發相信那起卦的人話說得不錯。臨走的時候，叮囑他不要說出去，拿的二百塊錢來，叫他立刻置備了行李回家去。到了家裏，門窗已經從新蓋造過，越發多僱用人，多養馬匹，居然是大戶人家了。

申氏看見大男又做官又熱鬧，越發自己低頭服小哥哥申苞知道了，告到官裏，替妹子爭這個大

老婆的名分。那官打聽得他的實在情形，說道：「貪他的錢，勸他去嫁別人，走出了姓奚的門，已經換了兩個丈夫，有什麼臉兒來爭論前幾年大小老婆的名分呢？」重重打他，從此名「越發鬧得人人知道。那申氏認何氏做妹妹，何氏也拿姊姊看待他，穿的吃的統統不存私心。申氏起初怕他報讎，到這時候越發慚慚懊懊；奚成列也忘了他從前的壞處，吩咐裏裏外外的人都喚他做太母，祇是話命不封給他罷了。」

異史氏說道：「人世界上的事體：顛顛倒倒，也想不到，說也說不盡，這個是做天的巧妙的地方。秀才不能自己在大小老婆中間做人，是一個平常沒用的人罷了；若不是孝順的兒子，賢惠的妻子，怎麼能夠有這樣奇怪的事體碰出來，坐享着許多供養到老呢？」

（註一）子姓，子是孫子；姓，便是子孫。同族的後輩都喚做子姓。

（註二）梗概，說話太多，一時裏說不清楚，粗粗

說幾句大約情形，便喚做梗概；梗概和大略的意思差不多。

曾友于

會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自濡；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爲邑名士；以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妻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若爲黨，卽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與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讎；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最少，因兄言，亦遂止。

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心合族中無賴子，住捉周妻，榜掠無算，拋粟毀器，盡盂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荆，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

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亦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闕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繫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沮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不

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集，排解乃散去。

友于卽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造訟諸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哀求開寢，幸遂銷案不行，義愈。亦尋由是讎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對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冀不相聞。

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

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卽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其門寤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幸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兩問之，惟求公訊，幸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

愛敬，

談次，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悲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啟墳，更爲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哀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衆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無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一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戲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疎。

隸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竊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僕慮與其夙，却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攜妾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

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夫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會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鬨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續詣官自首，馮狀亦至。

於是諸會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蹟如此？兄離家既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卽匍伏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伊重不死，吾三人伴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姪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相對酸惻。

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爲歛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賚其醫藥，認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

滌慮自新，遂移家遠。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乏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即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後，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

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啟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濟子孫者，直入骨髓。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刦。」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乏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曾老頭子是昆陽地方的世家，老頭兒纔死，不會收殮的時候，兩隻眼眶子裏，眼淚淌出來和水一般，有兒子六個，看了不知道他是什麼緣故。第二個兒子名喚悌，號叫友于，是本城有名氣的讀書人，他認做是不好的事體，勸着許多兄弟，各人自己小心，不要做出傷心的事體，叫死去的父親不放心。那兄弟聽了，有一半說他迂，笑他。從前老頭子第一個妻子養一個大兒子，名叫成，到七八歲的時候，娘兒子被強盜搶了去，娶了第二個妻子，養下三個兒子，名叫孝，名叫忠，名叫信，小老婆養

下三個兒子：名叫悌，名叫仁，名叫義。那會孝看會悌這班人是賤人生出來的，看他不起，不掛在嘴上，便打通了會忠、會信，好似結成一黨，便是陪着客人吃酒，會悌這班人走過客堂的廊下，也驕傲得不去招呼他；會仁、會義都生氣，和友于商量，要和他們結讎。人友于再三說着勸解他，不聽他的話；那仁、義兩人年紀頂輕，聽了哥哥的話，也便罷了。

會孝有一個女兒，嫁給本城的周家，害病死了，要拉會悌這班人去打他的婆婆，會悌不肯，會孝氣哄哄的，叫會忠、會信和同族中不規矩的子姪輩跑去捉住周家的老婆，打得他算也算不清楚，拋散他的米穀，打破他的傢伙，盪盪一點也不留。姓周的告到縣官那裏，縣官生氣，捉住會孝這班人，拿囚籠囚起來，那練條綁起來，便要動公文趕出他；友于害怕，去見了縣官，自己認錯。友于的品行一向是縣官看得起的，那班兄弟靠他不會吃吃；友于便跑到周家去，親自認罪，周家也看重友于的做人，這場官司，便算了結。

會孝回到家裏，到底不道友于的好，不多幾時，友于的母親張氏太太死了；會孝這班人，都不替他穿孝，請客吃酒，照舊一樣。會仁、會義也生氣，友于說道：「這個是他沒有規矩，在我有什麼吃虧呢？」待到落葬，攔住了墓道門口，不給他和父親葬在一塊兒，友于便攔母親的棺材在地道裏。不多

幾天，曾孝的妻子死了，友于喚曾仁曾義去吊他的孝；他兩個人都說道：「他們有期服的人，尚且不理我們；我們穿功服的人，還要去吊什麼孝？」一塊兒走散了。友于便自己跑去，對着屍首哭着盡自己的心；隔着牆聽得曾仁曾義打着鑼鼓，又吹着簫管，曾孝生氣，拉着幾個兄弟，跑去打他。友于拿着棍子先跟着跑去，走到他家裏。曾仁知道了，先逃去；曾義正爬着牆頭，友于從後面打他，倒在地下。曾孝這班人，拳頭棍子一塊兒打下去，打個不住手；友于把身體夾在裏邊，攔住他；曾孝生氣，罵着友于。友于說道：「打他是原是因爲他沒有規矩，但是他犯的罪，原不到死的地步，我不肯包庇兄弟的錯處，也不肯幫着哥哥行兇。若說你的氣還不銷，我便親自代他受打。」曾孝便掉過棍子來打友于。曾忠曾信也幫着打哥哥，聲勢洶洶，鄰舍朋友一齊跑來，解勸開了，纔走散。

友于便拄着拐，杖到哥哥家裏去認罪。曾孝趕他出去，不叫他管喪事。那曾義受傷得利害，不再能夠吃茶飯；曾仁代他做着狀子，告到官裏，告他不替庶母穿孝。官發下牌票去捉曾孝曾忠曾信，卻叫友于來說這實在情形；友于因爲臉面眼睛打壞了，不能夠到衙門裏去，祇做着稟子告訴這情形，苦苦的求官饒放他們，縣官便銷去了案子，不辦。曾義也過幾天好了。——從此讎結得愈加深。

——曾仁曾義年紀都輕，身體都被常常被他敲打，怨着友于，說道：「別人都有兄弟幫着，祇有我

沒有！友于說道：『這兩句話我應該說，兩個弟弟爲什麼要說這話！』便苦苦的勸他，到底不聽。友于便鎖着門帶着妻子，借住在別的地方，離開家裏五十多里路，原想不要聽見家裏的事體。友于在家裏，雖說不肯幫兄弟，那曾孝這班人，還稍稍有一點顧忌，待到友于搬去以後，那班阿哥，稍有一點不對，便在門口叫罵着欺侮他，一點不瞞人。曾仁曾義自己料不能夠抵敵他，祇是關上門，想覷空去刺死他，走路便藏着刀。

有一天，那強盜搶去的大哥曾成忽然帶了他的媳婦逃回來；許多兄弟，因爲分了家長久，一塊兒商量了三天，竟沒有地方可以收留他。曾仁曾義暗暗的歡喜，喚他去一塊兒養着他，跑去告訴友于。友于也歡喜，便回家來，大家分出田地房子來給曾成住着。那班阿哥恨他們討曾成的好，走上他門來辱罵他，那曾成在強盜窠裏日子久了，養成兇狠的脾氣，十分生氣說道：『我回家來，便沒有一個人肯給我一間屋子；虧得三個弟弟念弟兄的情分，你們又怨恨他是，要趕出我來嗎？』拿石頭打曾孝曾成倒在地下；曾仁曾義各人拿着棍子出來，捉住曾忠和曾信，又打得他沒有數。曾成不等他去打官司，先去告他；縣官又打發人來問友于，友于沒有法子，去見縣官，低着頭不說話，祇得淌着眼淚。急急問他，祇求照公審問；官便斷定曾孝這班人，各人拿出田地房產來給曾成，叫

他分七份平分着。——從此曾仁、曾義和曾成越發加倍親熱。

說話的時候，忽然說到葬母親的事體，便大家淌下眼淚來。曾成發恨說道：「這樣子沒良心，變成畜生了！」便要掘開墳墩，再替他改葬。曾仁、曾義跑去告訴友于。友于急急回家來勸住他。曾成不聽，立刻約定日子，掘開墳來，供着菜在坟前，拿刀子削去樹皮，對許多兄弟說道：「誰不肯披麻帶孝，跟着一塊兒的，照這株樹一個樣子！」大家是是的答應着，因此合家人都哭着來送葬，埋葬着，都照着規矩。那會成脾氣剛直，常常打着那班兄弟待曾孝那班人格外利害，祇是敬重友于一個；人生氣利害的時候，友于來了一句話，便可勸開。曾孝有什麼事體做出來，會成常常看不過去。因為這個，會孝沒有一天不到友于家裏來，悄悄的對着友于罵會成。友于拿好話勸他，到底不肯聽。友于被他吵不過，又搬到三泊地方去，租着屋子住下；離開家裏越法遠了，信息腳跡便不狠來往。過了兩年，那班兄弟都害怕會成日子長久了，便也慣了，吵鬧的事體狠少；那會孝年紀四十六歲，養下五個兒子：大兒子名叫繼業，第三個兒子名叫繼德——都是大老婆生的——第二個兒子繼功，第四個兒子繼績——都是小老婆生的——還有丫頭生的，名喚繼祖，都年紀大了也學着他父親舊時的行爲，各人結着黨，天天大家吵鬧着，會孝也不能夠喝住他。祇有繼祖沒有兄弟年

紀又頂小，許多阿哥都可以去罵他，欺侮他；他丈人家裏原是近三泊地方的，恰巧他到丈人家裏去，偷偷的繞着路去看他叔父。走進門去，看見叔叔家裏兩個阿哥一個兄弟，大家一塊兒彈着琴，讀着書，很親熱，看了很歡喜；許多日子住着不說起回家去。叔叔催着他，他苦苦的求寄住在叔叔家裏；叔叔說道：『你的父親母親都不曾知道，我難道可惜一盤飯一瓢湯嗎？』他便回去，過了幾個月，夫妻兩人去拜丈母的生日，對他父親說道：『我這一回去不回家來了。』父親問他，便稍稍說出他的苦處來；他父親又怕和兄弟是一向有讎恨的，想來不容易長久住着的。繼祖說道：『父親太膽小了。二叔叔是聖人呢！』便走去，帶着妻子，到三泊地方；友于打掃房間，給他住下，把他排在自己的兒子一輩裏，叫他拿着書，跟着大兒子繼善讀書。繼祖頂聰明，冒了三泊地方的人去趕考。

家裏的弟兄越法不安。有一天，稍稍相罵幾句；繼業辱罵了姨娘，繼功生氣，刺死了繼業；官捉了繼功去，狠兇的關鎖起來；幾天工夫，死在監牢裏。繼業的妻子姓馮，還是天天拿罵人代着哭；繼功的妻子姓劉的，聽得了生氣，說道：『你家裏的男人死了，誰家裏的男人活呢？』拿着刀走進去，打死了馮氏自己，跳在井裏也死了。馮氏的父親名叫大立，可惜女兒死得淒涼，帶了許多子弟們，藏

着刀在衣裳裏面去捉住曾孝的妻子，脫去他身上身的衣服，打他羞辱他。曾成生氣說道：「我家裏死的人和李蔴一般多，馮家怎麼可以再這樣子？」喊着跑着出來，許多家的人跟着他，許多馮家的人統統打壞了。曾成第一個捉住大立割去他兩隻耳朵，他的兒子上去攔住救他，繼續拿鐵棍子橫敲過去，敲斷了他兩條腿。許多姓馮的各人被他打傷，一時裏統統逃去，祇有馮家的兒子，還睡在路傍，許多人想不出法子來。曾成拿臂膀夾住他走去，丟在馮家村坊裏回來，便喚着繼續跑到衙門裏，自己告着自己，馮家的狀子也送到了。

因此許多姓曾的被他腳起來，祇有曾忠逃了去，走到三泊地方，在門外踱來踱去，這怕他的哥哥記他舊時的恨，恰巧友于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姪兒從考場裏回來，望見他，詫異着說道：「弟弟爲什麼跑到這裏來？」曾忠直挺挺的跪在路傍，友于越發詫異，拉着手進去，問出他的情形來，驚慌着說道：「還便怎麼好呢？全家人都是兇橫的脾氣，我早料到有禍水來了，不是這樣子，爲什麼要躲得這樣子遠呢？做阿哥的離開家裏，已經日子多了，和縣官不通聲氣，現在便是跪着去見他，祇是自己丟臉罷了。祇叫馮家父子受着重傷不會死，我三個人裏邊有一個徽倖考中了，那這一件禍事，可以稍稍放鬆一點。」便留下他，白天和他一塊兒吃飯，夜裏和他一牀兒睡。曾忠十分感激。

慚愧住下了十多天，又看他叔姪和父子一般，兄弟都和同胞的一般，很淒涼的吊下眼淚來說道：『現在纔知道從前的不是人！』友于也歡喜他知道懊悔明白，兩人看着心酸悲傷。

停了一回，來報友于父子兩人同一科中了，繼祖也中了副榜，十分歡喜，不去吃鹿鳴酒，先去祭掃墳墓。——明朝的時候，功名頂重，——許多姓馮的，都見了害怕，友于便託親戚朋友去送他錢米，給他錢看病吃藥，官司纔了。一家人一齊哭着求友于再回家來，友于便和兄弟們點着香，一塊兒立願，使他們各人洗心，自己改過，便搬着家回去。繼祖跟着叔叔，不願意回到自己家裏去，會孝便對友于說道：『我沒有德性，不該有這爭氣的兒子，弟弟又是狠會教訓，便依了他的心願，使他暫時寄在你名下，算你的後代。得到一點好處以後，可以再還我的。』友于答應他。

後來三年，繼祖果然中了舉人，叫他搬着家回去，夫妻都大哭一場，回去住下了幾天。繼祖有一個兒子，纔得三歲，逃到友于家裏去，不再回去，捉着回去，便又逃出來。會孝便給他分開住，他和友于做隣舍，繼祖開一重門在隔壁牆上，打通了叔叔家裏，兩面去看着父親母親，好似自己的父母一樣。從此以後，會成也慢慢的老了，一家門的事體，都去請問友于，因為這樣，家裏和和氣氣，外面很有子孫孝順弟兄和睦的名氣呢。

異史氏說道：「天底下祇有雀兒野獸祇知道有母親，不知道有父親的；怎麼讀書人的家裏，常常要做出這種樣子來呢？須知道在家裏做的事體，他的慢慢的看，在子孫眼睛裏，直攢到骨髓裏去。所以古時的人說：「他父親殺人報讎的，他兒子一定要做強盜。」他傳下去的害處，是生成這樣的。會孝雖說是沒有良心，他受的報應已經兇了；却到底能夠自己知道沒有德性，把兒子託給阿弟，應該有這個用心想到害處的兒子呢。——若講到因果報應，已經是迂腐的了。」

（註一）不齒 瞧人不起，不願意說起他的名兒，喚做不齒。

負荆，便是背着棍子；負，是背，荆，是柴棒。後來人說認罪，便叫負荆。

（註二）負荆 從前趙國的將軍廉頗和宰相藺相如鬧意見，鬧到彼此不見面，後來廉頗自己懊悔了，背上背着棍子，到藺相如家裏去認罪。

（註三）反唇 相罵，喚做反唇。

（註四）大令 大令，便是現在的縣官。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媪將使女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

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貲，貲厚者接一弈，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噪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

餘杭賀生，才名夙著，面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微貲，冀得一覩芳澤，竊恐其阻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籃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曰：「客來。」生倉卒遂別。

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歡，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賤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歡，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

瑞雲擇婿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悲，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闊。年餘，連類微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

裝，買之那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嫻笑，而生情益篤。

居年餘，偶至蘇，有利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句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觀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卽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爲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歡心也。」卽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饋之，隨手光潔，豔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怠殆其仙歟？

瑞雲是杭州地方有名的妓女，相貌技藝，都沒有第二個人此得上；年紀十四歲，他的母親蔡媽媽，要叫女兒去接待客人。瑞雲對他說道：「這個是我一生一世第一步的起頭兒，不能夠潦潦草草，

價錢依着母親定一個數兒，那客人便要依女兒自己檢選。『媽媽說道：『是了。』便定了價錢十
五塊錢。因此天天見着客人，客人來求見的，要見面錢；見面錢出得多的，和他下一盤棋，送他一張
畫，少的，留他吃一杯茶罷了。瑞雲名氣大得已經日子久了，從此有錢的買人，做官的人，天天接
連到他家裏來。

餘杭地方，一個姓賀的秀才，有學問的名氣一向大的，那家裏祇有中等人的家財，一向看中了瑞
雲，原不敢想和他睡一夜，也竭力張羅了一點點錢，望可以見一見他的美貌。自己想，怕他見的人
已經狠多了，不把這個窮讀書人放在心裏；待到兩人見了面，談了一回天，卻十分親熱，坐着說了
好半天話，眉眼兒上都露出歡喜他的心事來。做一首詩送給秀才，那詩裏的意思說道：『什麼事
體那要喝茶的人，學着那裴航到藍橋地方去打晨的門，要茶吃？你若有心去找尋玉搗臼，原
來便在人世上。』秀才拿了他的詩，十分歡喜，還想說幾句話，忽然一個小丫頭來說：『有客人來
了。』秀才慌慌張張的便分別出來。

待到回到家裏，讀着想着詩句子，做夢魂靈也跟着他；過了兩天，心裏自己耐不住，打扮端正了，
再跑去瑞雲迎接看，見面十分歡喜，拉過椅子來，坐近秀才身傍，低低的說道：『可以想法子住一

夜嗎？『秀才說道：『窮得沒路走的讀書人，祇有一肚子癡心，可以送給你知己朋友；這一點點見面錢，已經用盡我的力量。能夠見你的面，我肚子裏已經滿足了；若說皮肉上的親熱，怎麼敢存這個夢想呢？』瑞雲聽得了，繃着眉頭不快活，兩人對着着，便沒有一句說話。秀才坐着許多時候不走出去，媽媽時時喚着瑞雲去催他，秀才便回家去。心裏很高興，想要賣盡了家產去尋一回開心；又想到錢用完了分別，這時候的心又怎麼可以耐得住？想到這個情形，一肚子熱心統統消滅了，從此信息便斷絕。

瑞雲挑選女婿幾個月，便沒有一個看得中的；媽媽十分生氣，打算硬逼着他，卻不曾說出來。有一天，有一個秀才，送進見面錢來，坐着談了一刻工夫，便站起身來，拿一個手指點着瑞雲的額角，說道：『可惜！可惜！』便去了。瑞雲送客人出去回來，大家看他額角上有一個手指印，黑得和墨一般；洗洗他，越發濃了。過了幾天，黑疤慢慢大了；一年多，連額骨連鼻子過滿了。看見他的，便笑他，那客人車馬的腳跡便斷了。媽媽除去他的首飾打扮，叫他和丫頭們做伴；瑞雲又瘦小得做不動事體，一天一天的瘦下去。賀秀才聽得了，去看他，看見他蓬着頭在廚房裏，醜的樣子好似鬼一般；抬起頭來看見秀才，拿臉兒對着牆壁，自己遮住了。賀秀才可憐他，和他媽媽說了，情願拿錢贖他。媽媽

答應他，賀秀才賣去了田地，賣完了行李，買着他回家去。一走進門，拉住衣裳，抹着眼淚，還不敢把夫妻的名分享受；情願做小老婆，等着別人來做大老婆。賀秀才說道：「一個人活在世界上，頂重的是知道自己心腸的人；你得意的時候，還能夠知道我，我怎麼可以因為你失意了，便忘記你呢？」便不再娶媳婦。聽得的人，大家說他笑他，但秀才待他的情分越發好。

住了一年多，偶然到蘇州地方去，有一個姓和的秀才，和他同被一個主人請去吃酒，忽然問他：「杭州有一個有名的妓女名喚瑞雲，近來怎麼樣了？」賀秀才把嫁人的話對他說，又問：「嫁了怎麼樣的人？」說道：「這個人大極和我差不多。」姓和的說道：「若說能夠嫁你這種人，可以算得配着好人了。不知道他身價要多少？」賀秀才說道：「因為得了一個奇怪病，祇好拿便宜的價錢賣去他；若不是這樣子，像我這樣的人，怎麼可以在窩子裏去買美人呢？」又問：「那個人果然能夠像你一樣嗎？」賀秀才聽他問得詫異，便反問他和秀才笑着說道：「實在不瞞你說，從前曾經見過他一面，很可惜他這個世界上少有的美貌，卻是飄飄蕩蕩的遇不到好人，所以用一點小法術，遮住他的光彩，却保住他的身體，留着等候那知道可憐美人的來賞識他呢。」賀秀才急急問道：「你能夠點上去，也能夠洗下來嗎？」賀秀才笑着說道：「怎麼不能夠呢？祇叫他那人誠心來

求一求罷了。」賀秀才站起來拜着他說道：「瑞雲的丈夫，即我便是！」賀秀才笑着說道：「天底下祇有真正有學問的人，纔能夠多情，不把臉兒的好壞變改他的心腸呢？請跟着你回家去，便可以送你一個美人。」便和他一塊兒回去。待到回到家裏，賀秀才要叫擺酒和秀才攔住他說道：「先做我的法術，要先叫那做酒菜的人心裏開心開心呢！」便叫把洗臉盆盛着水，叉着手指畫一道符，說道：「洗洗他便好了。但是要他親自走出來謝一謝醫生呢。」賀秀才笑着捧着水進去，立等着瑞雲自己洗面，跟着手發出光彩，乾淨起來，標緻得和從前一樣。夫妻兩人都感激他，一塊兒走出來拜謝，那客人已經不見了。到處尋來尋去，尋不着。想來真的是仙人嗎？

〔註一〕發軔 軔，是攔住車子的東西；拿去了這個東西，車輪纔能轉動。所以隨便什麼事體起頭兒便叫發軔。

〔註二〕藍橋 從前有一個裴航走到藍橋地方，口渴；有一間屋子，有一個老太婆，裴航向他作揖要茶吃。老太婆喚雲英姑娘送茶給他吃，裴

航要娶雲英姑娘，老太婆說：「有一粒雲丹在這裏，要一個玉搗臼搗這靈丹，你若能去找得玉搗臼來，便把雲英嫁給你。」後來裴航買得了玉搗臼，老太婆叫他搗藥一百天，吃下去。雲英嫁了裴航，一塊兒走進了玉洞，成了仙人。

〔註三〕微準 微，是滿準，是鼻子。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繆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詆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繯自縊。生素孝，輟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婦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使老嫗送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翦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孀家。

孀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脈不作一言，惟俯首鳴泣，淚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

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尙慰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恂恂，慚沮，大哭而返。珊

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

先是，生有母姨于媪，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媪。媪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

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爲耦。

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舉姻。二成妻戚姑驕悍戾，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戚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爲左右相。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戚姑歡。戚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灑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恆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戚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媪，媪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叉屏，生窘急，自肘下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

無何，于媪至，母喜止之。由此媪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媪。媪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媪不肯少嘗，輒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瘳。媪幼孫，又以母命將佳。

餌來問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媼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媼答云：『不知，俟訪之。』

又數日，病良已，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姑至其家，先求見甥婦，極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卽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子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縊，媼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

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鍼耨，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

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資，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嬰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微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

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啓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償訖，甚德兄。臧姑曰：「卽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

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真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

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匱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之。

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奚爲？』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臧姑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臧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

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子；生夫妻皆壽終，生三子，兩舉進士，人以爲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
生於愛患，有以矣夫！』

安秀才，名叫大成，重慶地方人，父親是舉人，早已死了。弟弟名叫二成，年紀小。秀才娶的陳家的小名喚珊瑚，那秀才的母親姓沈，又兇又糊塗，沒有良心，待他狠兇。珊瑚沒有怨恨的臉色。每天一早，打扮好了，去見婆婆；遇到秀才害病，母親說他打扮着勾引人，罵他。珊瑚回到房裏，除去了打扮，再走進去，母親越發生氣，自己打着嘴巴。秀才一向孝順的，拿鞭子打媳婦，母親的氣纔稍稍鬆一點。從此越發厭惡媳婦，媳婦雖是服侍得很小心，到底也不和他說一句話。秀才知道母親生氣，也借住在別的地方，算是和媳婦斷了交情。日子多了，母親到底不快活，借着別樣事體，別樣東西罵他；他的意思，都在那裏罵珊瑚。秀才說道：『娶媳婦原是要他事奉婆婆的，現在這個樣子，怎麼可以做得妻子呢？』便趕出了珊瑚，打發老太婆送回他家去，纔走出巷門口，珊瑚哭着說道：『做女人

的不能做人的媳婦回家去怎麼見得兩個爹娘不如死了罷！『袖子裏拿出剪刀來刺着喉嚨，急去救他，血淌出來，流滿了衣襟，扶着他回到秀才同族的孀娘家裏去。』

孀娘姓王，死了丈夫，住着沒有人做伴，便留他住下了。老太婆回去，秀才叮囑他瞞住這情形，那心裏暗暗的怕母親知道，過了幾天，打聽得珊瑚傷口慢慢平了，走上王氏的門去，叫他不要留下珊瑚，王氏喚他進去，不進去，祇是氣哄哄的趕着珊瑚不多幾時，珊瑚走出來，看見秀才，便問他：『珊瑚犯了什麼罪？』秀才埋怨他不會事奉母親，珊瑚怔怔的不說一句話，祇是低着頭哭，淚珠兒變了紅色，白衣裳上統統染紅了；秀才心裏難受，不能夠說完話，便出去。

又隔了幾天，母親已經聽得這件事體了，氣憤憤地跑到王氏家裏去，說出沒禮的話來，罵他；王氏驕傲不怕他，反一樣一樣的說出他的壞處來。又說：『你媳婦已經趕出來了，還算是安家的什麼人？我自己留住陳家的女兒，不是留的安家的媳婦呢！怎麼要你來硬管着別家的事體？』母親氣得利害，卻又沒有說話好說；又看他神氣惡狠狠的，慚愧說不出話，放聲大哭着回來。珊瑚心裏不好意思，想到別處去。

從前秀才有一個母親的姊妹，子老太婆，便是沈氏的阿姊，年紀六十多歲，兒子死了，祇有一個小

孫子和守寡的媳婦，又是平日歡喜珊瑚的，便離開了王氏跑去找這老太婆；老太婆打聽得他的緣故，再三說：「妹子糊塗兇惡！」便要送他回家去。珊瑚再三說：「不能夠的。」又叮囑他：「不要說出去。」從此便和于老太婆住着，好似婆婆媳婦一般。

珊瑚有兩個哥哥，聽得了可憐他，要接他回家去，把他嫁人。珊瑚打定主意不肯，祇是跟着于老太婆紡紗織布，拿這個自己養活自己。秀才自從趕出了媳婦以後，母親百般想法子替兒子說親事，那兇惡的名氣，四處傳開去，遠近的人家，不肯和他攀親的。

過了三四年，二成慢慢的年紀大起來了，便先給他做了親，二成的妻子名喚戚姑，驕傲兇橫，還比他母親加倍利害。母親有時臉上有點氣生的顏色，那戚姑便說出生氣的說話來，二成又是胆小的，不敢幫着兩面；因此母親的威風頓時小下去，不敢去惹他，倒反看他的臉色去趨奉他，還不能夠得戚姑歡喜。戚姑差喚母親，好似呼喝丫頭；秀才不敢說話，祇得自己去替母親做着事體，洗刮洒掃的事體都做到。母親和兒子常常在沒有人的地方，兩人對哭着。不多幾時，母親因為肚子裏氣得害病，昏昏沉沉的睡在牀上，大便小便翻身的事體，都靠秀才；秀才日日夜夜不能夠睡得熟，兩隻眼睛統統紅了，喚兄弟來替他做事體。纔走進門來，戚姑便喚他去了；秀才便跑去告訴于老

太太想老太太去看望他母親。走進門去，一邊哭着一邊告訴着；說話不會完，珊瑚從門簾裏面走出來。秀才十分難爲情，停住了話頭，要走出去；珊瑚拿兩只手叉住門口，秀才又窘又焦急，從他脅下衝出來，回家去也不敢把這個話去告訴母親。

不多幾時，于老太太來了，他母親歡喜起來，留住他——從此老太太家裏沒有一天不打發人來，來便拿好飯菜來送給老太太，老太太叫人傳話對他寡媳婦說：「這裏不餓，後來不用這個樣子。」但是他家裏送來的東西，到底也沒有一天空的；老太太不肯吃一點點，便留下來給病人吃，他母親的病也慢慢的好了。老太太的小孫子，又聽了他母親的吩咐，拿了好糕餅來看望病人；沈氏嘆着氣說道：「賢惠啊！這個媳婦呢！姊姊怎麼修得到的？」老太太說道：「妹子已經趕去的媳婦，怎麼樣？」沈氏說道：「原不至於和那人這樣子的壞得利害，但是怎麼能像外甥媳婦這樣賢惠呢？」老太太說道：「媳婦在家裏，你不知道辛苦；你生氣的時候，媳婦不知道怨恨。怎麼說是不及呢？」沈氏便淌下眼淚來，又告訴他懊悔的意思，說道：「珊瑚嫁了人不會？」老太太回答說道：「不知道，待我去打聽他。」

又過了幾天，病已經好了；老太太要回去，沈氏哭着說道：「怕阿姊去了，我依舊要死的了！」老太太

大便和秀才商量，和二成分了家住着；二成去告訴戚姑，戚姑不願意，說話裏埋怨阿哥，又帶着老太太。秀才情願拿好的田地統統給了二成，戚姑纔高興，寫了分家的契據，成功了。老太太纔回去。明天，僱着車子去迎接沈氏。沈氏到了他家裏，先要見見外甥媳婦，不住嘴的說外甥媳婦的好處。老太太說道：『小媳婦一百樣好的，怎麼便沒有一樣壞的？我原是能夠就待他一二，你便是有了媳婦和我的媳婦一般，怕也不能夠享受呢？』沈氏說道：『唉！冤枉呢！認做我是木頭石頭鹿豬一般，沒智識的嗎？一樣有嘴有鼻，難道有碰到香氣臭氣卻不知道的嗎？』老太太說道：『那被你趕出像珊瑚這樣的媳婦，不知道他想着你怎麼樣說法？』母親說道：『要罵我呢？』老太太說道：『真正回心一想，沒有可以罵的地方，也怎麼的罵你呢？』說道：『好壞是做人常有的事體，祇因他不能原諒人，所以知道他在那裏罵我呢？』老太太說道：『應該怨恨的人，他不怨恨；若有拿好心待他的人，他的感激可想而知了。應該丟開的人，他不丟開；若有肯收留他的人，他的親熱可想而知了。從前所送來給你吃的東西，原不是我的媳婦送來的，是你的媳婦送來的。』沈氏詫異起來說道：『怎麼一回事？』說道：『珊瑚借住在我這裏日子長久了，從前送來的東西，都是他夜裏織布賺下來的錢買的。』沈氏聽了這個話，落下幾點眼淚來說道：『叫我拿什麼臉去見我的媳婦呢！』

「老太太便喊着珊瑚，珊瑚眼眶子裏包着眼淚走出來，爬在地下；母親又慚愧又傷心，自己打着自已。老太太再三勸他，纔住手，便做着婆婆媳婦，和從前一樣。

過了十多天工夫，同着一塊兒回家去。家裏荒田幾畝，不能夠養活自己，祇靠着秀才拿筆做文章賣錢，媳婦拿針線賣錢；二成家裏，人人知道他多錢，但是阿哥不去求告他，弟弟也不去管他的。戚姑因爲阿嫂曾經趕出過的，看他不起，阿嫂也嫌他兇惡，丟開他不去理他，弟兄兩人，隔着院子住着。戚姑常常有吵鬧的事體，一家人統統按住他的耳朵，戚姑沒有地方去吵鬧，便對丈夫和丫頭吵鬧。丫頭有一天自己吊死了，丫頭的父親告戚姑，二成代替妻子去聽審，很很的吃了一頓打，依舊把他關起來去捉戚姑。秀才到衙門裏去，上上下下的替他送錢免罪，到底免不過，戚姑軋着十個手指，肉統統吊下來，那官又要錢，又兇惡，要錢要得很多。二成押去了田地，借了銀錢，照數目送進去，纔得放回家來。那債主討債，一天利害一天，沒有法子，統統拿好田去賣給村坊裏的任老頭子。老頭子打聽得那田地一半是大成送給他的，要秀才在據契上寫上一個名字，秀才跑去，老頭子忽然自己說道：「我是安舉人呢，姓任的是什麼人，敢買我的產業嗎？」又回頭對秀才說道：「陰世裏知道你夫妻孝順，所以叫我暫時回來見一見面。」秀才淌下眼淚來說道：「父親倘有靈

感，快快救我的弟弟！」說道：「忤逆兒子兇媳婦，沒有什麼可惜的！回家去快快張羅銀錢，贖回我的血產來！」秀才說道：「母子兩人，祇能夠自己活着命，什麼地方來這許多錢呢？」說道：「紫薇樹下面有藏着的金子，可以去拿來用的。」要再問他，老頭子已經不說話了；稍停了一回，醒來糊塗塗的，自己也不知道。

秀才回家去告訴母親，也不十分相信；戚姑已經帶幾個人去掘開一個窟窿，挖下地去四五尺深，祇看見磚頭石頭，並沒有所說的金子，肚子裏失了想望，走去。秀才聽說他在那裏掘藏，勸母親和妻子不要去看；後來知道他沒有什麼東西拿到，母親偷偷的跑去一看，看見磚頭石頭混在泥裏，便回進房去。珊瑚第二個跑來，祇看見泥裏統統是白銀元寶；喚秀才跑去一看，果然不錯。秀才心想是死去的父親留下來的，不好意思一個人拿去，喚二成來分給他；那數目拉出來，恰巧有兩份。各人拿袋子裝着回去。二成和戚姑一塊兒打開來看，打開袋子，那磚瓦石頭裝滿在裏面；十分詫異，疑心二成是被阿哥騙了，叫二成跑去看看阿哥，阿哥正把金子擱在桌子上，和母親大家說着狼高興，便把實在情形告訴阿哥。秀才也詫異起來，那心裏十分可憐他，拿自己的錢一起給了他，二成纔快活拿去；還債完了，很感激阿哥。戚姑說道：「便是這一點，越發可以知道阿哥的奸刁；

若不是自己心裏過不去，誰肯把已經分得的再分給人呢？」二成又疑心又相信。

到了第二天，債主打發用人來說：「他還的都是假金子，要捉他去告到衙門裏。」夫妻兩人臉上，都變了顏色。戚姑說道：「怎麼樣呢？我原說哥哥好不到這個樣子，是要借這個謀死你呢。」二成害怕，跑去求債主，債主生氣，不肯罷休。二成便寫一張憑據，拿田地送給債主，聽他自己去賣，纔能夠拿了原來的金子回家。細細的一看，看見剪斷的元寶兩隻，祇裹着真的金子和一張菲菜葉，攤一般厚，裏面統統是銅的了。

戚姑便和二成商量：「留下他那剪斷的，餘多的依舊去還給哥哥。」留心看着他，又教他說話道：「幾回受你給我好處，實在是不好意思，稍稍留下兩隻元寶，拿他紀念你給我的好處。我家裏留着的東西產業，還和哥哥差不多，我用不到這許多田地呢，已經押去了，贖不贖聽憑哥哥。」秀才不知道他的意思，再三推遜着。二成說話說得狠決絕，秀才便收了他的，稱一稱，少了五兩多。喚瑚去當了首飾，拿來湊滿他的數目，拿去交給債主。債主疑心，他還是前回拿來的金子，拿剪刀剪斷了一看，花紋成色都足，沒有一點點差錯，便收下了金子，和秀才換了契據。二成還了金子以後，想他一定要鬧出事體來，後來聽得舊時的產業已經贖回來了，十分奇怪。戚姑疑心掘藏的時

候，阿哥先藏起了真的金子，氣哄哄的跑到阿哥家裏，怨辱罵他，秀才纔明白還金子的緣故。珊瑚迎上去笑着說道：『產業原在這裏，生什麼氣呢？』叫秀才拿出契據來，交給他。

二成有一天夜裏夢見父親埋怨他說道：『你對母親不孝順，對阿哥不和氣，陰世裏的限期已經近了；一寸泥地都不是你自己有的了，霸佔住了打算怎麼樣？』醒過來告訴臧姑，要拿田產還了阿哥。臧姑笑他笨。這時候二成有兩個男孩子：大的七歲，第二個三歲不多幾天，大兒子出痘子死了；臧姑害怕起來，叫二成遷葬，據給他哥哥，再三說了，秀才不收。不多幾天，第二個兒子又死了；臧姑越發害怕，自己把契據拿去，攔在嫂嫂房裏。春天快要過完了，田裏長滿了荒草，不去種稻子，秀才沒有法子，去種田收拾乾淨了。臧姑從此以後，改了行爲，天天去看着婆婆，和孝子一般；敬重嫂嫂也十分誠心；不到半年，那母親害病死了。臧姑哭得狠傷心，甚至茶飯不進嘴，對人說道：『婆婆早死了，叫我不能夠事奉他，是天不許我自己贖罪呢？』養了十個孩兒，都養不大，便把哥哥的兒子承繼做兒子，秀才夫妻都活得長壽死的，生了三個兒子，中了兩個進士，榜人都說他孝順母親，好心待兄弟的報應呢。

異史氏說道：『不遇到梁冀這種兇惡的人，便不知道微子的忠心。一家人家和一個國家是一樣

的呢？忤逆媳婦，懊悔過來，那母親已經死了；原來一家人都是孝順的，沒有這個德氣當得住他呢。臧姑自己恨自己，說：「天不許他自己贖罪。」不是明白道理的人，怎麼能夠說出這個話來呢？但是應該短命死的，卻變了長壽死去，天原來已經饒恕他了；知道憂愁的人能活命，這句話實在不錯呢。」

（註一）靚妝 女人畫眉搽粉濃厚的打扮，喚做靚妝。

（註二）誨淫 誨是勾引；說女人打扮着，勾引人起淫心。

（註三）左右袒 漢朝的呂后要殺盡他丈夫劉家的人，把自己呂家的人做皇帝，將軍周勃帶了兵來救劉家，對兵士們說道：「你們若要幫

陳雲棲

真毓生楚夷陵人，孝廉子，能文，美豐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

呂家的，便露出右面臂膀來；若要幫劉家的，便露出左面臂膀來。」兵士們便統統露出左面臂膀來，便是露出臂膀來。

（註四）夫己氏 不稱人的名姓，便稱他夫己氏；和「那人」二字一樣講，對人稱別人用的。

（註五）署券 券是契據，署是寫名字。在契據上寫着名字，便叫署券。

以爲笑。而爲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

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崗。生以故詣外祖母，開時入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庵，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會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曰：「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頰頰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

少間，淪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棟約十有四五，卻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悵，因問之，白曰：「此婢權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折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

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杯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

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戀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

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閉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牕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牕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能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卽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

中心招恨，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嬌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資，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旦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至黃岡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灶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遁去，向開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卽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蹤緒，悵悵而返。僞告母曰：「勇言：『陳

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价來。」

踰半年，夫人歸甯，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

夫人以香願登蓮峯，宿山下；既臥，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懇坎珂，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其：「暫寄鶴棲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即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慙慙再囑。

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即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宜淫寺觀，以道士爲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玉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邑邑而病。

適臧媼卒，夫人往奔喪，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懟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婿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爲之過宿，私以己意告妹。

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

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痲痲，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牕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遊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矍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闊絕，已必另有良匹；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卽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峯下者，卽母耶？』詢潘氏者，卽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爲戲。女知爲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爲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洞吉爲之成禮。

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孀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冠裙，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

而問名者，女輒不願，身及於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託，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爲愛。

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欸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訪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曠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歛歔。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僞作姊，攜伴夫人，徐擇佳耦。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相伴，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操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可言也。

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爲？新婦若大姊者，吾無憂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瞋，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如何？」母不言，亦輒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背煖煖，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卽煩老母卹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

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

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靦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爲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闈之樂，請別與人探之。」三日後，襪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牀，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爲常。夫人故善弈，自寡居，不暇爲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弈，挑燈淪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

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爲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

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

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生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眞毓生是湖南夷陵地方的人，舉人的兒子，很能做文章。長得很體面的臉兒，十五六歲的時候，便人人知道他的名氣。他年紀小的時候，替他看相的說他：「後來要娶一個女道士做老婆。」他爹

爹媽媽聽了這話，一齊發笑；但是替他娶做媒的，高高低低，總是配不上。他的母親，娘家姓臧，人人叫他臧氏太太；那臧家的老太爺，住在黃崗地方。真毓生因為這個緣故，常常到他外婆家裏去；聽得那時候有人說道：「黃州地方，有四個雲，那個年輕的，面貌標緻得沒人趕得上。」因為黃州城裏，有一座呂祖菴，裏面的女道士，面貌長得都是標緻的。——所以有這四個雲的說話。——那座菴，離開臧家的村坊裏，祇有十多里路；毓生便偷偷的走去打他的門，果然有四個女道士出來，很客氣，滿臉堆下笑來，迎接他進去。看他們的神氣，都是很風雅很清潔的；裏面有一個年紀頂輕的，全個世界上，真沒有別的女人趕得上。這般美貌，心裏歡喜他，那兩隻眼珠子烏溜溜的看住他；那女道士拿手指兒撐着腮兒，祇回過臉兒去，看着別的地方。那班女道士忙着拿杯子出來倒茶，毓生覷空，便問他的姓名；那年輕的女道士回答道：「名叫雲棲，姓陳。」毓生和他開玩笑說道：「奇怪了！我齊巧是姓潘。」陳雲棲紅着臉兒，直到粉腮兒上，低着頭不說話，站起來走去了。

停了一回，又倒茶拿上等的果子出來。那班女道士自己說出名姓來：一個名叫白雲，深年紀三十多歲；一個名叫盛雲眠，年紀二十來歲；一個名叫梁雲棟，大約有十四五歲年紀，卻是徒弟。祇有雲

樓不出來，毓生心裏不舒服，便問：「雲棲爲什麼不肯出來？」白雲深說道：「這丫頭見陌生害怕。」毓生便站起來告辭，白雲深再三拉住他拉不住，便說道：「你如要見雲棲，明天請你再過來。」毓生回去，心裏掛住，想得很利害；到了第二天，又跑去，那班女道士都在，獨獨缺了一個雲棲，他也不好意思便去查問，那班女道士收拾碗盞留他吃飯，毓生竭力推託，他們不依，白雲深拉開麵餅，送上筷子去，勸他吃，狠客氣。停了一回，問：「雲棲在什麼地方？」他回答道：「稍候一候，他自己能來。」候了半天，看看天色已經黑了，毓生要回去，白雲深捉住他的臂膀，留住他說道：「暫時住在這裏，我去催那丫頭出來見你。」毓生便坐下了。

停了一回，點上燈來，擺上酒菜，雲眠也走去了，吃上幾杯酒去。毓生推說是醉了，便不肯喝酒，白雲深說道：「再喝三杯，那雲棲便出來了。」毓生果然照他的數目喝下去，那梁雲棟也上來哄他，說：「雲棲快出來了。」勸他喝酒，毓生也統統喝下肚去，拿酒盃蓋在桌上，說：「真醉了！」白雲深回過頭去，對梁雲棟說道：「我們的臉兒薄，不能勸他喝酒，你快去把那陳家丫頭拉來，祇對他說：『潘家的官人，候陳妙常已經候得許久了！』」梁雲棟跑去，停了一回，回出來，老老實實的說道：「陳雲棲不肯出來。」毓生聽了，便要回去，但是夜已經深了，便假裝做酒喝醉，仰天睡着，他兩人上

去替他脫下衣服來，輪流着去幹；一夜工夫，被他吵鬧得受不住。到天亮，他便不做聲出去了。接連幾天，不敢再去，但是他心裏記掛着雲棲呢，祇得常常在近傍地方打聽他的信息。

有一天，已經傍晚時候，看見白雲深走出門去，跟着一個年輕男人走去。毓生心裏高興，不十分怕，那雲棟急急上去打門。雲眠出來開門，問他，那雲棟也到別處去了。便問他：「雲棲可在？」雲眠領着他走去，又走進一座院子，喊着說道：「雲棲有客人來了！」但見那扇屋子的門，闌的一聲關上了。盛雲眠笑着說道：「門關起來了。」毓生站在窗盤外面，滿肚子想說幾句話，盛雲眠轉身跑去，雲棲在屋裏，隔着窗戶說道：「別人都拿我來做幌子，鈎引着你；你若常常跑來，性命快不保了。我雖不能單身修行守着過一世，也不肯隨隨便便，做那丟臉的事體，原是要尋得一個和玉，簪配裏潘家官人一般的，纔肯嫁他。」毓生便求他做妻子，和他過一世。雲棲說道：「我的師父，管養我到這樣大年紀，也不是容易的事體；你果真歡喜我，應該拿二十塊錢來，贖我的身體去。我在這裏守你三年工夫。你若想現在隨便尋歡樂，那是做不到的。」毓生答應他，正要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他，那盛雲眠又來了，祇得跟着他，一塊兒出去，便告辭回去。

心裏七上八下，想要託人去求告着，再見一見他的標緻臉兒，卻巧有一個家裏的人跑來，說他父

親害病，便連夜趕回去。隔了沒有幾天，那位舉人死了。老太太的家教，十分利害，他心裏的事體，不敢告訴他母親知道；祇是暗暗的省下幾個銀錢，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有人來替他做媒的，便拿身上穿孝推託；他母親不依，毓生慢慢的說出來道：「從前在黃岡的時候，外婆替孩兒到陳家去說媒，孩兒實在心裏願意的；現在我家裏有喪事，那邊的信息便斷了，許久不到黃岡去看外婆婆了。我早晚去一過，打聽打聽；若說那頭親事不成功，便依母親的意思，再定別家。」老太太聽了答應他，他便拿了自己省下來的一注銀錢，跑去到了黃岡，走進菴去，祇見屋子裏很冷靜，和從前大不相同。慢慢的走到裏面，祇見一個老年尼姑，在廚房裏燒火，便跑上去問他，那尼姑說道：「前年老道士死去，四個雲便和星一般的散去了。」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道：「雲深雲棟跟了年輕的流氓逃去了；從前聽說雲棲住在城北，雲眠的信息，卻不知道。」毓生聽了他的話，肚子裏傷心，嘆了一口氣出去，喚一肩轎子，坐着便跑到城北去。碰到道院，便問雲棲一點兒也沒有影蹤。一肚子不高興，回去打着謊，對他母親說道：「娘舅說：『陳家的老頭子到岳州去了，候他回來，便派人來通報。』」

隔了半年，老太太回娘家去，提起這件事體，問他的母親，他母親實在弄得糊糊塗塗；老太太很生

氣，說他兒子造謠那外婆疑心外孫和他娘舅商量的，所以自己沒有知道；幸而這時娘舅出遠門去了，沒法子查考他兒子的話錯不錯。

老太太因為從前許下願心，到蓮花山上去燒香，當夜住在山腳邊，已經睡下；那客店裏的老班來打門，上去開門一看，送進一個女道士來，和老太太同房寄住。那女道士自己說名叫陳雲棲，聽說老太太住在夷陵地方，便走過來坐在牀沿上，告訴他自己生得命苦，說話裏的意思，狠淒涼。後來他說：「有一個表阿哥姓潘的和老太太是同一個地方的人，求他轉告訴子姪，帶一個口信，祇說道：『我暫時寄住在棲鶴觀裏，師叔王道成那邊，早晚受着苦過一日和過一年一般。叫我表阿哥早來看我，怕錯過了這時候，以後我自己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老太太聽了，想想夷陵地方姓潘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聽他說那姓潘的既是進過學的，他們秀才輩裏，想來沒有不知道的。到天還不十分亮，便一早告辭出去；臨走的時候，又再三叮囑：「求老太太回去轉問！老太太回到家裏，對毓生說起那陳雲棲的事體，毓生聽了，直挺挺的跪在地下，說道：『老實告訴母親，他說那姓潘的，便是孩兒。』」老太太追問他，知道這一番情形，狠生氣，說道：『不像樣的孩兒，糟塌了寺院，拿女道士來做媳婦，有什麼臉兒去見親戚客人的面！』毓生低着頭，不敢說一句話。

後來碰到毓生因爲考鄉場到省城裏去，偷偷的叫了一隻船去尋那王道成，到得那邊，那雲樓在半個月以前出去遊玩，不曾回來。他回到家裏，肚子裏憂悶着，害起病來。

到戚家老太太死去，他母親去送殮回來，走錯了路，跑到姓京的家裏，一問，是他母親同族中的妹妹，便出來把老太太邀進去。看見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在屋子裏——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兒長得標緻，叫人看了歡喜。他那種美貌，真是眼睛裏從來也不會見過的。老太太常常想尋一個好的媳婦，免得兒子心裏不快活，如今見了這姑娘，心裏便想到：便問他一生一世的事體，他妹妹說道：『這姑娘姓王是京家的外甥女兒，他爹爹媽媽一齊死了，暫時住在我家裏。』問他：『可有婆婆家，女婿是誰？』說道：『還沒有婆婆家呢。』過去拉着他的手，和他說話，聽他嬌滴滴的聲音，又很和氣，老太太心裏狠歡喜。便在京家過夜，悄悄的把要娶他做媳婦的意思告訴他妹妹；他妹妹說道：『這事要原是很好的，但他這人自己的身價看得很高，若不是這樣，怎麼能耽擱到現在呢？待我去和他商量。』老太太喚他去和他一牀兒睡着，說說笑笑，很是要好，他自己情願認老太太做娘，老太太也歡喜，叫他一塊兒回到荊州地方去。那姑娘聽了，越發歡喜。

到了第三天，和他同坐一條船回去，到了家裏，那毓生害病還不曾起牀，老太太想叫他心裏開心，

病便好得快。喚丫頭暗地裏去告訴他，說道：『老太太替少爺帶了一個美人兒來了。』毓生聽了不信，去爬在窗戶口張望，看他比雲棲格外標緻呢；便想到和雲棲三年的約會，已經過去了，他出門去遊玩不回來，那美人兒一定有人做他女婿的了。現在有這一個美人兒在家裏，心裏也很歡喜；想着那臉上便露出笑形來，他的病也慢慢的好了。老太太便叫他兩人對拜着見面，毓生轉身出去，老太太對那姑娘說道：『你可知道我和你同回家來的意思麼？』姑娘微微笑了一笑，說道：『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爲什麼肯和老太太一塊兒回來的本意，老太太卻不會知道。我年紀小的時候，便許配給夷陵地方一家姓潘的；音信不通，已經多年，想來一定已經另外娶了一房好媳婦了。我若料得不錯，便情願做老太太的媳婦；若我料錯了，那潘家並不會罵娶媳婦，那我便終生終世做老太太的女兒，報答你老人家的恩德，將來總有這一天的。』老太太說道：『你們既然有約在前，我便也不勉強你；但是我從前在五祖山上的時候，有一個女道士，向老身打聽姓潘的，如今你又打聽姓潘的。我實在知道夷陵地方的大戶人家，沒有這個姓的。』那姑娘聽了，詫異起來，說道：『在蓮花山下過夜的，便是你老人家嗎？那時來打聽姓潘的，便是我。』老太太到這時，纔明白起來，笑着說道：『這樣說來，那姓潘的孩子，實在在我家裏了。』姑娘問他：『現在什麼地

方？」老太太叫丫頭帶他自己去問那毓生。毓生詫異起來，說道：「你便是雲棲嗎？」姑娘問他：「你怎麼能知道？」毓生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纔知道他故意說着姓潘和他開玩笑的。姑娘知道那姓潘的便是他，他羞得話不會說完，急急跑回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問他：「你爲什麼又姓王？」他回答道：「我本來姓王，那師父歡喜我，便認我做女兒，所以跟着他的姓。」老太太聽了也歡喜，檢個好日子，給他兩人行了夫妻的禮節。

從前：雲棲和雲眠都住在王道成的院子裏；後來因爲王道成的屋子太小，雲眠便到漢口地方去。雲棲生成嬌養，吃不起苦，又不好，意思出去替人念經拜懺，做道士的行業；道成心裏很不舒服，碰巧他娘舅姓京的，到黃崗來，雲棲和他遇到了，淌下眼淚來。他娘舅便帶他一塊兒回去，替他換了女道士的打扮，預備給他配一個讀書人家；所以瞞着人，不肯說他曾經做過女道士的。但是有人來做媒，他總不願意；娘舅和舅母，不知道他的意思到底怎樣，心裏很厭惡他。那天，跟着老太太回去，有了一個寄託的地方，好似拿去了身上背着很重的東西。他夫妻兩人吃了合歡酒以後，大家說起從前經過的事體，開心極了，便落下淚來。雲棲做媳婦，孝順他婆婆，做事體又很小心，老太太也很可憐歡喜他；在家裏祇是彈彈琴，歡喜下幾盤棋，不知道管家裏柴米油鹽的事體。老太太心

裏又很耽憂

過了一個多月，老太太叫他兩人到京家去，在京家住了幾天回來；那條船在江面上行着，忽然看見一條船在眼前越過，船裏一個女道士，快叫船家追上去一看，那女道士便是雲眠。雲眠祇和雲棲好，雲棲當時見了雲眠，很歡喜，叫他過船來。兩人見了，對坐着淌下淚來。問他：『預講到什麼地方去？』盛雲眠說道：『許久不見面，心裏很記掛；老遠的路，跑到棲鶴道院裏，便聽說你到那姓京的娘舅家裏去了，所以特意到黃岡去尋你。真料不到我心裏想着的人，已經能夠在這地方見面了！現在我看着你，好似神仙一般；贖了我這一個飄來蕩去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了局！』說着便嘆氣。雲棲便想了一條計策，給他改了道士打扮，假認做是他的姊姊；帶他去陪伴老太太，慢慢的替他留心婆婆家。盛雲眠依他的話，一塊兒回到毓生家裏，雲棲先進去，對老太太說明了，盛雲眠隨後進去；看他走一步路，神氣狠大方，說話裏邊，很知道外面的規矩。老太太是個寡婦，獨自一人，狠冷靜；有這個盛雲眠來和他做伴，便很歡喜。祇怕他回去，盛雲眠一早起來，替老太太做事體，很辛苦。他不擺出做客人的模樣來，老太太看了，越發歡喜。暗地裏想娶他做媳婦，借此遮掩女道士的名兒。可是沒有這幾會說出這話來。

有一天，老太太忘了一件事體，不會做，急急問時，那盛雲眠已替他做了多時了，便對雲棲說道：「你好似畫兒裏的美人兒，不能管家裏的事體，也沒有什麼用處；新媳婦若和你大姊一樣，我便不用耽憂了。」却不知道雲棲存了這條心多時了，祇怕說出去給老太太埋怨；現在聽了老太太的話，笑着對她婆婆說道：「做新媳婦的，要學着那娥皇女英一塊兒嫁一個丈夫，不知道老太太心裏怎樣？」老太太聽了，不做聲，也笑着嘴笑了一笑；雲棲退出房去，告訴毓生說道：「老太太已經答應了。」便另外收拾一間屋子，對盛雲眠說道：「從前我們同在道院裏一個枕頭睡着的時候，姊姊說：『祇求得一個知心着意的男人，我兩人一塊兒嫁他。』這一句話你還記得嗎？」盛雲眠聽了，忍不住兩隻眼眶子淌下淚來，說道：「我所說的知心着意的人，不是別樣；譬如從前我天天辛苦，從沒有一箇人知道我的痛癢，這幾年來，稍稍辛苦一點，便叫老太太掛在心裏，可憐我，我心裏從前悲傷，現在快活，已經是大大兩樣了。你若不趕我出去，叫我永遠陪着老太太，我也心滿意足，也不想照從前的話做了。」雲棲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叫他姊妹兩人燒着香，各人立願，沒有懊悔的說話，便叫毓生和他行了夫妻的禮節。

臨上牀的時候，他對毓生說道：「我是二十三歲的老姑娘。」毓生聽了還不相信；停了一回，遺下

鮮紅的血來，染在褥子上，纔詫異起來。盛雲眠說道：「我所以要嫁一箇丈夫，並不是守不住冷靜的况味；實在因爲一個女孩兒的身體，老着臉皮去招呼陌生人，和審姐兒一般，實在受不住。借今天這一夜，掛一個名兒，算你的妻子，便替你服侍老太太，做一個女管家；若說那夫妻房裏的快活事體，請你找別人去尋歡。」到三天以後，他便捧着被褥，跟老太太睡去；老太太拉他出去，他不肯去。雲棲一早跑到老太太屋子裏，霸住了他的牀鋪，他沒有法子，便跟了毓生去睡。——從此過三兩天，便替換一回，做成了習慣。老太太本來會下棋的，自從做了寡婦，以後沒有工夫玩，自從有了這個盛雲眠，把家裏的事體，料理得頭頭是道。白天閒着沒有事體，常常和雲棲下棋，點着燈煎茶，聽兩個媳婦彈琴，到半夜裏纔散去，常常對人說道：「那孩兒的父親在世的時節，也沒有這樣快活。」

盛雲眠管着家裏銀錢進出的事體，常常寫在賬簿上，送去給老太太看；老太太看了疑心，說道：「你們常常說：『從小沒了爹娘，』這寫字彈琴的事體，是什麼教人你們的？」雲棲笑着把他們的出身說出來；老太太聽了，也笑着說道：「我當初不情願替兒子娶一個女道士做媳婦，現在覺得着兩個女道士了。說着忽然想起毓生年紀小的時候，那看相的說話，纔信那數定着不能逃的。」

生第二年去考鄉場，考不中；老太太說道：『我家裏錢雖不多，有薄田三百畝，幸而有雲眠料理着，一天一天越發夠穿夠吃了。孩兒祇叫常常在我身傍，領着這兩個媳婦，和做娘的一塊兒尋尋快活，不願你去求功名求銀錢。』毓生依了他母親的話。

後來雲眠生了一男一女，雲棲生了一個女的，三個男的；老太太活到八十多歲，纔死。孫子個個中了秀才，大孫子是雲眠生的，已經中了舉人了。

（註一）呂祖 呂岩號叫洞賓，常常考進士考不上；遇到一位仙人，名叫正陽真人，學得神仙的本領，做了天仙，有劍法，別號叫純陽子，也叫做

回道人，在五季和宋朝的時候，頂有靈驗。後來人稱他做呂祖，到處造着廟。

（註二）潘 宋朝一座女真道院裏的女道士，名叫陳妙常，面貌長得比別人標緻，能夠做詩彈琴。後來看中了一個男人，名叫潘法成，縣官斷

他們做了夫妻。有一本書名叫玉簪記，便是寫他兩人的事體。

（註三）桑中 男女瞞着人私下說定在桑園裏，做不規矩的事體，便叫桑中之約。詩經上有一句：『期我乎桑中。』期，便是說定。

（註四）臨存 臨，便是跑來；存，便是問好。臨存，便是跑來問問看看。

（註五）涓吉 涓，便是檢；吉，是吉祥。涓吉，便是檢

一個吉祥日子。

(註六)問名 第一次到女家去做媒，問姑娘母

親的名姓，便叫問名。

(註七)英皇 古時，堯皇帝有兩個女兒：大女兒

名叫娥皇，第二個女兒名叫女英，一齊嫁給舜。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封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剖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憫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顧文淵，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願遂離女。

仲繆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即灶頭舉贈之。

皇帝。後來人有姊妹一塊兒嫁一個女婿的，便說是「效英皇」。

(註八)勾欄 勾欄，便是鑿子的別名，又叫做邀棚。

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驅賺之；或以博賭無資，故對之歎歎，言追呼急，將以嚮子。仲自措稅金如千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

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醉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督亂中，覺有人摩撫之，母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饗，卽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瘳。

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潔清，共攬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齋蔬，熏騰滿屋，衆益惡去，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過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卽待趣裝，遂與俱發，寢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清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仰視之，朵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

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

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利，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憩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丐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姓樂。」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急索書，辛啓荷囊取付仲。仲觀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

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畝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卽從者，徒以有老嫗在，今嫗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粧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饌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

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靚粧出，仲視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處

舍，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股，見股上封痕，化爲兩朵赤菌，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娶，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疑難事，不以聞。役二婢，一溫酒，一淪茗而已。

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母子奉大疑。」卽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卽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索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爲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

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窈窕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昇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檣，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屬債者填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床自入。

再呼之，雙目已合。辛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滅。

既殮，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

初，顧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甥已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顧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顧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欲詳詰，輿去已遠。顧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醮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均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與也。辛爲顧移家來，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亦顧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縵天真，佛之真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爲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視也。寢處三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爲菩薩真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樂仲，是西安地方的人，他父親早已去世，母親在他丈夫死去以後，養下樂仲來。母親是相信菩薩

的，不吃葷菜和酒；樂仲到年紀大了，歡喜吃酒，又歡喜吃美味的菜，暗暗的肚子裏批評他娘。常常拿味兒濃厚鮮甜的菜，送給他娘吃；他娘便把葷菜拿過。後來他母親害病，臨死的時候，很想肉吃；樂仲一時裏沒有地方買得肉，便割下左邊腿上的肉來，做成菜，送給母親吃。他母親的病稍稍好些，懊悔破了吃素的戒，便不吃東西死去了。樂仲傷心憤恨，越發利害，拿一柄很快的刀，索興割去了右邊腿上的肉，露出骨頭來。家裏人一齊上前去救住他，搽上藥，包着布，過了幾天好了；心裏想着他母親在世的時候，苦苦的守節，又恨他母親太笨，便把屋子裏供着的菩薩，一齊燒去，豎一塊木主，拱着他母親。酒吃醉以後，常常對着木主很傷心的哭；年紀到了二十歲，纔娶媳婦，他身體還是一個完全的童子呢。娶了媳婦，過了三天，對傍人說道：『男女住在一個屋子裏，是天底下頂齷齪的事體，我實在不知道有什麼快活。』便趕出他媳婦。媳婦的父親，名叫顧文淵，託親眷去求他，把媳婦接回去。說了三四遍，樂仲一定不答應，守候了他半年，那顧家便把女兒再嫁到別家去。樂仲一個人住在家裏，十年工夫，他的舉動，越發沒有束服。用人唱戲的，都和他一塊兒吃酒；鄰舍朋友，向他去借錢，便一點不可惜，拿銀錢給他。有人來說：『家裏嫁女兒，沒有鍋子煮飯。』他便把自己竈上的鍋子挖下來送給他，他自己便向鄰舍人家去借鍋子來煮飯。那班無賴，知道他的脾

氣，大家早早夜夜想法子騙他，賺他的錢。有的說：『要去要錢，沒有本錢。』故意對着他嘆氣。有的告訴他：『被要債的要得利害，快要賣去兒子還債。』樂仲便把自己預備着還錢糧的幾個錢湊起來，倒空了錢袋子給他。不多幾時，那討錢糧的差人走上門來，纔去押着當着想法子。——因為這樣的緣故，家裏越發窮了。

從前樂仲家裏的錢很多，他同族的子姪弟兄，大家搶着趨奉他；家裏所有的東西，聽他們拿去，也不去和他較量。待到樂仲家裏窮了，來看他的人，也很少；幸而樂仲肚子裏想得開，也不在他意中。遇到他母親的忌日，樂仲齊巧害病，不能夠去上坟祭掃，想託姪兒兄弟輩代他去上坟，叫用人到他們家裏去請，他們統統推託有事。樂仲便在屋子裏供着酒，對着木主哭得十分傷心，沒有子孫的憂愁，很像動他的心，因此他的病越發利害。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覺得有一個人跑來，拿手摸着他的眼眶子，稍稍睜開一看，便是他的母親。詫異起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母親說道：『因為家裏沒有人上坟，所以跑到家裏吃羹飯，帶便看看你的病。』樂仲問他母親：『一向住在什麼地方？』他回答道：『住在南海。』他手摸過，四肢都覺得涼快；擡大眼睛四面一看，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那病便十分好了。

到起牀以後，想去拜南海，苦得沒有同伴；後來遇到鄰舍村坊裏，有結香會的，他便賣去了十畝田，拿了錢去入會。那會裏的人，因為他吃酒吃葷，不乾淨，大家推出他，他苦苦的求告，纔許他同去。到得半路上，他吃牛肉吃酒吃葷蒜韭菜，那氣味飛滿了一屋子；大家越發厭惡他，趁他酒醉睡熟的時候，不去叫喚他，各自去了。樂仲便一個人在道兒上走着，走到福建交界的地方，遇到一個朋友，邀他去吃酒；有一個有名氣的窈窕兒，名叫瓊華，一塊兒坐着。樂仲偶然說起到南海去游玩，瓊華聽了，也願和他一塊兒去；樂仲很高興，待他收拾行李，便和他一起動身。睡覺吃飯，大家在一塊兒——實在一點兒也沒有私通的事體——既到了南海的地方，會裏的人，吃素拜懺纔完；看他帶了窈窕兒一塊兒來，越發批評他譏笑他，瞧他不起，不和他一塊兒拜菩薩。樂仲和瓊華瞧出他們的意思想來，待他們拜過了再上去拜；大家拜完了，心裏恨一點兒沒有什麼看見，裏邊竟有淌下眼淚來的。他兩人正爬下地去拜着，忽然看見滿海面都是開着蓮花；花上面的人，戴着掛珠子的帽子。瓊華眼睛裏看去，都是菩薩；樂仲看去，每一朵蓮花上，都是他的母親。他急急跑上前去，嘴裏喊着母親，跳下海去；跟着大家看見，上萬朵蓮花，統統變成五色的雲霞，遮滿了海面，和一匹五色的綢緞一般。停了一刻工夫，雲也收起了，碧清的水面，一切東西都不見了。那樂仲的身體還站在岸

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能夠出來的；衣服鞋子，並不會受着潮溼。他對着海大哭起來，那哭聲響得連海島上也聽得。

瓊華上去拉着勸他，他悲悲切切的走出廟來，僱一條船坐着，向北渡去。在半路上，有一個有錢的人，把瓊華喚去，樂仲單身一個人，住在客店裏。看見一個孩兒，纔得八九歲年紀，在客店裏要飯，看他的面貌，不像是窮苦人家要飯的孩兒。細細的問他，他便說：「被家裏的填房娘趕出來的。」樂仲心裏很可憐他，那孩兒也跟他住在他身傍，苦苦的求他救救；樂仲便帶着他一塊兒回家去，問他：「姓什麼？叫什麼？」他自己說：「名叫阿辛，姓雍，母親姓顧，常常聽得他母親說起：『嫁到雍家，過了六個月，便生下我來。』我本來是姓樂。」樂仲聽了，十分詫異，自己疑心一生一世祇和那顧家的尋了一回快樂，不應該便種下子息。便問他：「你可知道那姓樂家裏住在什麼地方？」他回答說：「不知道。可是我母親去世的時候，給我一封信，囑咐我不可遺失。」樂仲急急向他要信來看，阿辛打開荷包袋兒，拿出來，交給樂仲，樂仲一看，便是那年他給顧家的一張退婚帖兒。詫異着說道：「真是我的兒子！」查一查他的年歲，月份，一點兒也不錯，肚子裏很快活。

但是家裏的光景，一天艱難似一天；住了兩年，把田地也慢慢的賣完了，竟不能夠僱養底下人。有

一天他父子兩個正在竈下自己煮飯；忽然有一個美人兒走進屋子來，一看，便是瓊華。詫異着問他：『是打什麼地方來的？』他笑着說道：『已經和你做過假夫妻，還問什麼？從前不肯立刻跟你，是祇因有那老太婆在着；現在老太婆已經死了。我回心一想：若不嫁人時，便沒有法子自己養活自己；若嫁人時，便沒有法子保得自己身體乾淨；要想一個兩全的法子，便沒有好如嫁你的妥當了。因此不怕走一千里路來找你。』說着便脫下衣衫，却去首飾，替兒子煮飯。樂仲心理很歡喜。到得夜裏，他父子兩人一塊兒去睡覺，照舊一樣；另外收拾一個房間，給瓊華住下。瓊華也狠會照看孩兒。親戚朋友聽得這件事體，都拿着禮物來替他做三朝；他兩人都笑笑收下禮物，客人到齊了，便拿出酒菜來。瓊華獨自一人替他照料齊備，樂仲也不問他這酒菜打那裏來的；瓊華慢慢的拿出金子珠寶來，贖回舊時的產業。

從此那丫頭用人牛羊馬匹，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熱鬧起來；樂仲常常對瓊華說道：『我酒醉的時候，你須要躲藏起來，不可給我看見。』瓊華笑答應他。有一天，樂仲喝酒喝得十分醉了，連連的喚着瓊華，瓊華打扮得十分齊整出來，樂仲看住他好半天，忽然很快活，縱縱跳跳和癡子一般。嘴裏說道：『我明白了！』酒醉頓時醒來，覺得世界上發出亮光來；他住的屋子，統統變做白玉造成。

的。過了幾個時辰，纔還過來，變成舊時的模樣。從此他不再在大街上喝酒了，祇在家裏對着瓊華吃酒。瓊華吃素，喝着茶陪待他。有一天，他酒吃得稍稍醉了，喚瓊華替他敲腿，看見腿上的刀疤，變了兩朵紅荷花，露出肉面上來，看着很奇怪。樂仲笑着說道：「你看這個花開過以後二十年，我和你假夫妻要分手了。」瓊華聽了，也信他的話。待替阿辛娶了一房媳婦以後，瓊華慢慢的把家裏事體交給新媳婦，和樂仲分開院子住着；兒子和媳婦，一天去見三回，不是疑難的事體，不去告訴他知道，僱着兩個丫頭，一個盪酒，一個煎茶罷了。

有一天，瓊華走進兒子屋子裏去，那新媳婦告訴他許多事體，半天回去，阿辛跟着過去看他的父親，一走進房門，看見樂仲赤着脚坐在榻上。聽得兒子說話的聲氣，張開眼睛，微微的笑着說道：「你娘兒兩個來了也很好。」說着便把眼眶子又閉攏了。瓊華看了，狼驚慌的說道：「你要做什麼了？」一看，他大腿上那蓮花開得很大，拿手到他鼻管口去試試，他氣已經斷了。急急伸着兩手去捏攏那花瓣兒，一邊騰告着說道：「我幾千里路跑來跟着你，也很不容易，替你教兒子管媳婦，也有一點兒好處。我和你便相差了兩三年，怎麼不肯稍等一等呢？」隔了煮一鍋飯的工夫，忽然去撐開眼眶子笑着說道：「你自己有你的事體，何必再拉一個人做伴呢？沒有法子，暫時爲你留在

世上。瓊華放開手，那花瓣兒已經再合攏來。從此住在屋子裏，說說笑笑，和從前一樣。過了三年多，瓊華年紀已經快到四十歲，還是標緻得和二十多歲年紀的女人一般。他忽然對樂仲說道：「凡是人死過以後，被傍人捧頭捏腳，實在不好看不乾淨。」便叫木匠打兩口棺材。阿辛看了，詫異問他：「做什麼？」瓊華回答他道：「不是你能夠知道的。」木匠做完了工，他洗澡打扮完了，對他兒子和媳婦說道：「我快要死了。」阿辛哭着說道：「幾年來靠着母親照料，纔得不受冷不受餓，母親還不能夠得到享一天快活，怎麼便丟了兒子去了？」瓊華說道：「你父親種下的福氣，你做兒子的享受；那用人丫頭牛羊馬匹，是從前騙錢去的人，來還你父親的債，我一點兒也沒有功勞。我本來是一個散花天女，偶然動了男女的念頭，便罰落在人世上三十多年；現在限期已經滿了。」說着，便爬上棺材去，自己睡下；再上去叫喚他，那兩隻眼眶子已經合起來。阿辛哭着去告訴他父親，他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身體已經直挺挺的了；衣服帽子，穿戴得完完全全。阿辛着了，哭的死去活來，放下棺材去；兩口棺木並着頭停放在大廳上，幾天不肯收殮，望他再活過來。忽然亮光從大腿上射出來，照得四面牆壁通明；瓊華的棺材裏，那香氣噴着滿出來，左近鄰舍人家都聞得。棺材蓋上以後，那香氣和亮光慢慢的收去了。

埋葬以後，姓樂的幾家房份子弟們，儻看着樂仲家裏有錢，大家商量趕出阿辛，到衙門裏去告狀；那官也分不清楚，預備拿田地產業分一半給那姓樂的幾家房份。阿辛不服，做了狀子，告到府衙門裏；日子攔了許多，不肯斷這案件。

從前顧家把女兒嫁到雍家去，過了一年多，那姓雍的搬家住在福建地方，信息從此便不通；那顧家年紀老了，沒有兒子，很想着他女兒，便跑到女婿家裏去，那女兒已經死了，外孫兒也被他趕出了。顧老頭兒很生氣，告到衙門裏，姓雍的害怕起來，拿許多錢送他，姓顧的不肯收，一定要那外孫兒。姓雍的想盡法子，到各府各縣裏去找尋，找了半年，也找不到；雍兩家夫妻，都受着刑罰。姓顧的偶然在路上看見一乘結綵的車子，走過他斜刺裏讓開，站在路傍，車子裏一個美人兒喚着說道：「他不是顧家的老頭兒嗎？」姓顧的上前去答應。那女人說道：「你的外孫兒便是我的兒子，現在姓樂的家裏，你不用吃官司了；你外孫兒正在那裏遭難，應當快去救他。」姓顧的要細細去問他，那車子已經去得遠了。姓顧的便收了雍家的錢，到西安地方去，到得那裏，那官司正打得熱鬧。姓顧的便自己跑到衙門裏去，說他女孩休回娘家的日子，再嫁雍家的日子，和生下阿辛的年月，一樁一樁的說得很清楚。那班姓樂的房份，統統吃官打一頓趕出去，這案件便結下來。回到家裏

以後，姓顧的說道：『起初，看見那美人兒的這一天，便是瓊華死去的這一天。這時候官司還不會打呢。』阿辛替姓顧的把家搬來，給他房子，又送他一個丫頭；到六十多歲，生了一個兒子來，阿辛也照顧他。

異史氏說道：『除葷戒酒，是好似相信菩薩的；脾氣直爽，是真的相信菩薩的。樂仲對着這個美人兒，真拿他當做又香又乾淨的修行朋友看待，不拿他當做尋快活的女人看待。同睡同住三十年工夫，好似有情分，又好似是沒情分；這個便是菩薩的真相貌，叫世界上的俗人，怎麼能夠知道他們的道理呢？』

(註一)遺腹 父親死過以後，母親養下孩兒來，便喚做遺腹子；是說父親遺落在母親肚子裏的。

(註二)腹非 見人不好，嘴裏不說出來，肚子裏批評他，便叫腹非。

(註三)瓔珞 帽沿上掛着一串一串的珠子，便

叫瓔珞；是一種打扮。

(註四)餽 結婚後第三天，大家出錢請新夫婦吃酒，便叫餽。

(註五)溫柔鄉 說女人的身體，又暖又軟；溫是暖，柔便是軟。歡喜女人的，拿女人叫做溫柔鄉，便是地方。從前有一個妃子，名叫合德；阜

帝便喚他做溫柔鄉。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生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跣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甯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

妻忿氣少平，旣明託夫病，乞鄰得稀粥，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今且將爲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泔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挺，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

日暮抵鄰村，遠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俟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專。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臂，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

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押逼爲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

積數月，女柴瘠，頰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密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

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真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遂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爲人憐，亦爲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涇河的傍邊，有一個讀書人的兒子，姓申的，家裏十分窮，一天到夜，常常不煮飯，夫妻兩人對坐着，沒有法子想。妻子說道：「沒有法子，你去做賊好嗎？」姓申的說道：「讀書人的兒子，不能替祖宗爭氣，卻要敗壞家門，不好意思去見祖宗；做壞人活着命，不如做好人死去。」妻子生氣說道：「你要活命，又怕丟臉嗎？世界上不種田有飯吃的人，祇有兩條路：你既不肯做賊，我還不如去做妓女罷！」姓申的生氣，和妻子說話，大家不肯讓，他妻子氣哄哄的睡覺去，姓申的想：做了一個男人，不能夠想法子來換兩餐飯吃，弄到妻子要去做妓女，原不如死了好！悄悄的走起來，在院子裏樹上上吊，祇看見他父親走來，驚慌着說道：「癡兒子，怎麼到這個地步？」拉斷他的繩子，叮囑他說道：「賊是可以做的。要檢那稻子長的地方躲着，這一回去可以多錢，不用再去做賊了。」他妻子聽

得落下地來的聲響，驚慌着醒來；喚他丈夫不答應，點着燈去尋他；看見樹上的繩子斷了，姓申的
死在下面十身驚慌。摸着捺着他，隔了一回時候，醒過來，扶他睡在牀上。

妻子氣稍稍平了一點，待到天明，推說是丈夫害病，到鄰舍人家去討得薄粥來，給姓申的吃；姓申的吃過了，走出門去，到吃中飯的時候，背着一袋米回來。妻子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說道：「我父親的朋友，都是大戶人家，從前不好意思去求討，所以不肯去求他呢。古人說的：『沒有遇到好身體的人，可以沒有一樣事體不做。』現在快要去做賊了，還有什麼顧忌他？你快去煮飯，我便要聽你說話去搶東西呢！」妻子疑心他不曾忘記從前說話的氣，也忍受他，便淘米煮飯；姓申的狼飽的吃完了，急急找一根硬木頭，拿刀劈着做一根棍子，拿着要走去。妻子看着他神氣好似真的，拉住他；姓申的說道：「你叫我做的事體，壞了拖累你，不要懊悔。」摔着袖子去了。

一晚，走到鄰舍村坊上，離開村坊一里多路，躲起來；忽然下急雨，上上下下被雨淋濕了。遠遠的望見一堆樹林，要跑去躲着；那電光一照，看看已經走近村坊的牆頭，遠遠的地方，好似有人走着路。怕給人看見，牆下稻草很長很密，很快的跑着進去，蹲着身體躲在裏面。不多時候，一個男人走來，身體很高大，也來躲在稻田裏；姓申的害怕，不敢稍稍動一動。虧得那男人斜着身體走去，悄悄的

看他一眼，他已經走進了牆頭；心想：牆裏面是有錢人家姓亢的屋子，這個人一定是做賊的，候着他多偷點東西走出來，應該有我的份兒。又想他生得這樣長大，倘好好的向他要，他不肯給，一定要到打架；自己想想氣力打他不過，還不如趁他不防備的時候打倒他。計策已經想定了，躲着等着，很用心。這時候快要雞啼了，那人纔跳着牆頭出來；腳不會到地，姓申的忽然跳起來，棍子打在腰骨上，立刻倒在地，便是一隻大烏龜，嘴張開和盆子一般；十分害怕，又接連打着他便死了。

從前姓亢的老頭子，有一個女兒，狠聰明，很美貌；爺娘統統歡喜他；有一夜，有一個男人走進房來，抱着逼着他，要和他尋快活。要叫喊起來，那舌頭已經伸進在他嘴裏，昏昏沉沉不知道人事；聽他弄着去了，不好意思去告訴人，祇是叫許多丫頭老媽子一塊兒陪着，緊緊的關着門窗罷了。夜裏睡着，便不知道怎麼，門能夠自己開的；他走進屋子，那許多人都昏沉過去，丫頭老媽子統統給他強姦了。因此大家說出來，都驚慌着去告訴老頭子；老頭子喚着家裏人，拿着刀闖住了女兒的房，屋子裏的人點着蠟燭坐着。大約快到半夜時候，裏裏外外的人，一時裏統統睡熟去；忽然好似做夢醒來一般，看見女兒精赤了身體，睡着，樣子好似發癡，好半天，纔醒過來。老頭子很恨他，卻沒有法子去捉他。

過了幾個月，他女兒瘦得和柴棒一般，很危險，常常對人說：『有人能夠趕走他的，送他三百塊錢。』——姓申的平常日子也統統聽在耳朵裏，——這一夜捉到了烏龜，便想到：害老頭子的女兒的，一定是這樣東西呢。便打着門去要賞錢。老頭子歡喜，請他坐在客位裏，叫人把烏龜擡在院子裏，一塊一塊的割開他，留住姓申的過着夜，這妖怪果然沒有了。便照數送給他錢，背着錢回家去。妻子想他過着夜不回家來，正十分憂愁想望的時候，看見姓申的進來，急急問他，姓申的不說話，拿錢擱在牀上，妻子去一看，幾乎要驚慌死。說道：『你真的做強盜嗎？』姓申的說道：『你逼着我做這個事體，又說着這樣的話。』妻子哭着說道：『從前原拿這個話和你開玩笑罷了，現在犯了殺頭的罪名，我不能夠受強盜的拖累呢，我便先去死了罷！』便跑出去。姓申的便追出去，笑着拉住他回進來，仔仔細細把老實情形告訴他，妻子纔歡喜。從此以後，想法子做着買賣，有一向有錢的名氣呢。

異史氏說道：『人不怕窮，怕沒有品行罷了。他做人方正的，便是餓着肚子也不死的；沒有人可憐他，也有鬼保護他的。世界上的窮人，看見了銀錢，便忘記了義氣，看見了吃的東西，便忘記了廉恥。人還不敢拿一個錢去託他，卻怎麼可以叫鬼神相信你呢？』

(註一)父執 父親的朋友，喚做父執。

(註二)搖尾 畜生求吃的時候，討人歡喜的時候，便搖着尾巴；人要求人，也喚做搖尾。

(註三)不遭者可無不爲 這句話的意思，說不得意的人，他便沒有一樣事體做不出來。

(註四)絕裾 裾是衣角；絕裾，是拉脫衣角。

(註五)梁上君子 後漢時候的陳實，看見一個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連山寺。少頑鈍，不能清淨業，牧豬赴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貨販，飲羊登釀，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遠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即有人，亦甚貧無業，攜妻子，做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

賊，躲在他屋子裏的梁上，他便對他自己的子孫說道：『做一個人，不可不自己小心；不好的人，不是生成壞的，是自己做慣了壞事體成了壞人了。像這個梁上君子一般。』那賊聽了，便不好意思，落下地來，陳實給他三疋綢，叫他去。後來喚賊，便喚做梁上君子。

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稅，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幃，幽麝香充溢，噴人；螺鈿彫檀爲牀，牀上錦裯，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粘幾無隙處。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靴者，烏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以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肥濃蒸重，紛紛狼籍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

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豔曲，聽賭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卽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馳雲轡，亦略與貴公子等。

金又廣結納，卽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不誦一經，持一呪，迹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藏鏡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

金又買異姓兒子，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荐，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諱。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臥

苦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窺帷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

殯日，棚閣雲連，旛旌翳天日，殉葬束草紮五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著草帛，首摩雲，冥宅樓閣房廊，可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偃偻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吏，以手據地，叩卽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鑼鼓，都不可聞。立若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雄雌，斷幅綳懷中，或扶之，或曳之，甕甕以去——奇觀哉！

葬後，以金所遺資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門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爲和尙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焚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爲和撞，鼓鉦闐厓，笙管敖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絲，蠅營淫賭，是爲和障，金也者，尙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予聞之荷郵先生云：「和尙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資令有司創建刹宇，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郵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留仙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述焉不詳，姑摭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黟陵舟次。

金和尙，是諸城地方的人，父親是個沒有行業的，得了幾百個錢，賣他在五蓮山的廟裏。年輕的時候，粗笨不能學和尙念經拜懺的事體，趕着豬到街上去，好似做奴才一般；後來他自己的師父死了，稍稍留下一點錢給他。他拿來藏在袋子裏，走出廟去，做雜貨買賣，欺騙打算，心思很利害。幾年工夫，忽然多了錢，買了田地房屋，在水坡里地方。收的徒弟很多，吃飯的人，每天有一千多；圍着水坡里四面幾千百畝田，統統是好田肥田，都是金和尙買下來的。田裏面大房子幾十處，都是和尙，沒有別人，便是有人，也是他窮得沒有行業，帶了妻兒來住在他屋子裏，替他種田的。——這一種人，一共有幾百家，——每一個門裏面，四面接連連的房子，都是這一班人排着號兒住着。和尙住在裏面的地方，前面有一座客廳；那正梁柱子節子的木頭上，畫着金花，照在人眼裏。堂上

的茶几屏風，他的光滑，可以照得出人。再走進這屋子後面，是內房臥室；紅色的門簾，繡花的帳幔，蘭花麝香的香氣，塞滿了一屋子，噴着人。嵌着螺鈿雕着檀香木做牀，牀上繡花的被褥，摺疊起來，有一尺八寸高；牆上美人山水許多有名氣的字畫，挂着貼着，沒有空的地方。喊一聲，門外面幾十個人一齊答應着，好似打雷一般；戴着紅纓帽，穿着皮靴子，和烏鴉一般走攏來，和鸞鷲一般站着。說着事體，遮住嘴說話，側着耳朵聽話。有客人忽然來了，十幾桌筵席，立刻可以做出來；裹着又肥又濃的菜，熱氣騰騰很多的拿上來，好似雲霧一般——祇是不敢堂堂皇皇養着唱曲子的妓女罷了。

那標緻的男孩子幾十個，都是聰明刁滑，能夠討人歡喜；黑紗包着頭，唱着好聽的曲子，聽着看着，也狠不壞。金和尚一走出門，前前後後幾十匹馬，腰裏掛着弓箭，擠在一堆；奴才們喚他，都稱做爺爺。便是本城的人和百姓，有的喚他祖父，有的喚他伯伯叔叔；不喚他師父不喚他和尚，不拿和尚的名字喚他的。他的徒弟走出門去，比金和尚稍稍差一點；他騎着很快的馬，狼華麗的繮繩，也和做官人家的子弟差不多。

金和尚又結交許多朋友，便是在一千里外的人，也和他來去；拿這個來挾制大官員的錯處，偶然

得罪了他，便心裏防備着，自己害怕。但是他的做人粗獷得沒有文氣，從頭到腳下，沒有雅緻的骨頭；一生一世不念一句經，念一個呪，腳跡也不踏進寺院裏去。房子裏也從來不安放鑊鈹鐘鼓這一種東西，徒弟們看也不會看見，並聽也不會聽見；凡是有人來租着屋子住的女人，打扮得狠漂亮，和京城裏一般。胭脂花粉，都向和尚去要來，和尚也不去較量這個。因為這樣，裏面的人，不種田，卻名叫種田的，有一百多人，常常有種田人家殺死了和尚，埋葬在牀底下的，也不十分去查問他，祇是趕他出去罷了。他的習慣是這樣子的。

金和尚又買了別姓的孩兒做兒子，請讀書人做他的先生，教他做文章的法子；孩兒聰明得能夠做文章，便叫他去考縣考。過了幾時，照章程捐了做太學生；不多幾時去考鄉場，中了舉人。從此金和尚人人喚他太公了，從前喚他爺爺的，便喚他太爺爺，有的都掛着手行耳孫的禮節。不多幾時，太公和尚死了；那舉人披麻帶孝，睡在草蓆上，向北跪着，自己稱孤兒。許多徒弟拿着錫杖，站滿了牀前。但是孝幃裏面細細的聲音哭着的，祇有舉人太太一個人罷了。讀書做官的媳婦，都全身打扮着走來，拉着孝幔弔孝的，傘扇轎馬，塞滿了在路上。

落葬的日子，那沿路的祭棚弔臺，和一躲一躲雲似的；接連着那旗幡遮住了天上的太陽，陪着落

葬的東西，紮着稻草，貼着五色的金紙，裝出陰世裏的東西來。轎傘幾十樣，馬一千匹，美人兒一百個；開路神穿着黑緞子的衣服，頭上戴着冲天帽。陰世裏的房子，樓閣房廊，接接連連的有幾畝地；大一萬扇窗，一千扇門，走進去的迷住了路，不能夠走出來。供祭的東西，裝飾的東西，多得來說也說不出名目。送葬的人，撐着傘擠在一堆，上從大官起，都是彎着腰走進去，起拜着。一共八回；本地的貢生監生和那書辦差人，拿手爬在地下，一磕頭便走，不敢驚動公子，勞動許多師叔呢。統國的人都來看，男人拉了女人，做娘的抱着孩兒，淌着汗走着；路上接接連連都是人的聲音，熱鬧得和水滾一般。各樣變戲法的，打着鑼鼓，聽也聽不清楚；站着的人，自從肩膀以下都遮住了，祇見一萬顆頭搖幌着罷了。那懷孕的女人，痛得利害，要養下孩兒來，許多女伴，拉着裙子遮住了，做成幃兒，圍着看住他。祇聽的孩兒的哭聲，也來不及問是男是女了；扯破了裙幅兒，包着，抱在懷裏，有的去扶住他，有的去拉住他，一幌一幌的走着去了。也是希奇的事體呢。

落葬以後，拿金和尙所留下來的銀錢產業，對分着分做兩份；兒子一份，徒弟一份，那舉人分着一半住着。屋子的南面北面西面東面，統統是和尙們；但是算起來都是兄弟輩，好壞還大家照顧着呢。

異史氏說道：「這一種和尚，是南北兩派裏從來沒有的；六代和尚祖宗，沒有這個規矩傳下來的，可算得祇有他一個人的法門了。又聽得人說：五官都空，六樣事體都不愛，名叫做和尚，嘴裏說着法，在坐位上講着經，名叫做和樣；忽而到湖北，忽而到蘇州，做雲遊和尚的，名叫做和撞；鑼鼓打得，很熱鬧，笙管吹得很響亮，名叫做和唱；和狗一般四處攢着門路，和蒼蠅一般跑來跑去弄錢；又玩女人耍錢的，名叫做和障；像金和尚這個人，是和尚呢，樣呢，撞呢，唱呢？還是地獄裏的孽障呢？」

我聽得荷村先生說道：「和尚，原是紹興地方某縣人，年輕的時候，和一個姪兒寄住在青州地方。日子久了，又和姪兒失散了，便剃下頭髮做和尚。後來他的姪兒做了大官，便在諸城地方路上尋到了他，勸他換了從前的俗家衣服，他不肯，便拿出錢來，叫地方官造着廟屋，又替他別處造着一所花園。當時穿的用的很奢華，名聲威權很大，原有和聊齋說的這個樣子。那個他的承繼兒子，中舉人的，實在是他同族的兒子呢。」荷村先生說起他的名字官銜住的地方，和他那細小的事體，十分明白；常常說：「聊齋這一篇傳，沒有十分說出他的實在情形；刻成書板以後，要另外做一篇小紀去改正他的。」這書板纔刻成，那先生忽然死了。我現在照着他的意思說也說不完全，勉強說出他的大略情形來，是這樣子的。丙戌年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寫的。

時候，在嚴陵地方船裏。

(註一)飲羊 古時有一個沈猶，自己殺羊吃了，却去訛詐店鋪裏的人，是說做買賣的，誑騙人的銀錢。

(註二)登壘 壘，是田中間的一塊高地；新穀子上市，喚做登壘。因為割稻的時候，把稻子割下來，都去堆在那塊高地上的。做買賣的人，見稻子割下來，便去買下來，又抬高價錢去賣給人，是會打算的意思。

(註三)咄嗟可辦 咄嗟，是嘴裏吹着氣；說他事體做得快，嘴裏吹一口氣的工夫，可以做成了。

(註四)上人 尊敬和尙的稱呼；說他有德性，聰明品行，在平常人以上，喚做上人。

(五註)帖括 帖括，是考功名做的文章。帖，是卷子，括，是文章。

(註六)苦塊 做孝子的睡在草蓆上，拿泥塊做枕頭，苦，是草蓆。

(註七)方相方弼 是兩個開路神的名字，出喪的時候，紙紮着方相方弼的像，走在前面，說是趕去邪鬼的。

(註八)方面 大官，喚做方面；說他管着四方，獨當一面的。

(註九)兩宗 講佛法的，有南北兩宗的分別；佛教達摩祖師傳到第五代上，分出兩宗來；北宗名叫「漸宗」，漸，是慢的意思。始祖名喚神秀。

南宗名叫「頓宗」。頓，是快的意思。始祖名喚慧能。後來南宗裏面又分出五宗來，名叫「臨濟」、「滙仰」、「曹溪」、「雲門」、「法眼」、「臨濟」。這一宗的徒弟頂多。北宗便衰敗下來了。

(註十)六祖 佛教裏自達摩祖師從西域地方傳佛教到中國來，傳到第六代，便絕了代。第一代，達摩圓覺禪師，姓利利，本名叫菩提多羅。第二代，慧可大祖禪師，姓盧，名叫神光。第三代，僧燦鏡智禪師。第四代，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第

仇大娘

仲仇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

五代，宏忍大滿禪師，姓周。第六代，慧能鑑大禪師，姓盧。這六個和尚，佛教裏人稱他做六祖。

(註十一)五蘊 蘊，是藏着的的意思；一個人肚子裏藏着五樣意思；一是色；二是受；三是想；四是行；五是識。做人能把這五個念頭都看空了，纔能修道，所以喚做「五蘊皆空」。

(註十二)六塵 人在世界上，有六樣事體來弄。齷齪他的心；六樣，便是聲，色，香，味，觸，法。塵，是弄齷齪的意思。

禮，豪強者復凌籍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冤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

婦姜秀才妃，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悲，輒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侍一如平日。

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貨既罄，無所爲計，因券妻貸貨，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閣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貨，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收仇也。姜怒，

訟興逼懼甚亡去。

姜女至趙家，始至爲女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昇女歸。

自姜之訟也，姜氏始知邵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空。祿時年十五，快快無以自主。

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甯，餽贈不滿其意，輒迂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買販者，與大娘同里，便託寄語大娘，且告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淡，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蒸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歛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

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

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瘳，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凌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爲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

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執爲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人——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隄，通一深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卽公子內齋也。魏給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卽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水。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

俄趨入內，旄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旣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閨闈，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

受恩非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坐捺，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

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爲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爲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園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爲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卽倩雙媒納綵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游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攜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類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

魏又見絕，妒嫉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貲。祿依令徒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辛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望祿名。母女

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

行數日，至北都，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僕輩研問世家，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

蓋仇仲始爲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關外，爲將軍僕，向祿面述，始知真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一人，卽曩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爲之昭雪，上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右，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饑也。祿遂治任返。

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已盡，亦無汝噉食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卽使人往告姜，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擲榆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斯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權？要不能不有。」

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謂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爲翼日之約而別。

次日，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爲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妻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

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編管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

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收塔，福負鐻營築，掘見窖鐵，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蟲起，壯麗擬於世冑。祿覺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

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然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

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備物而往。福欲卻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鷄以布縲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卻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寸縷，甯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讎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願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一污也。」

仇仲，是山西地方人，忘了他住的府縣名稱，遇到十分反亂的時候，被強盜捉了去。兩個兒子，名喚福祿，都是年紀小，填房娘子姓邵，管養兩個孤兒，留下來的家產，虧得還夠他們的穿吃。却遇到年

份常常鬧荒。那強橫的人，又去欺侮他們，便弄到飯也沒得吃。仇仲的叔叔，名喚尚廉，望他改嫁，常常勸他去；那邵氏卻立定主意不改變。尚廉暗地裏寫着賣身契據，把他賣給大戶人家，要硬逼着他；商量已經定當了，別人卻不知道呢。鄰舍人家有一個魏名，一向是一個刁滑的人和仇仲家裏結下多年的讎恨，樣樣事體想延害他。因為邵氏做了寡婦，假造了許多壞話去糟塌他；那大戶人家聽得了，說他沒有規矩，便不要他了。日子長久了，尚廉暗地裏的計策，和外面的謠言，邵氏慢慢的聽得知道了；冤氣塞住在胸口，一朝到夜淌着眼淚，手脚慢慢的不舒服起來。他身體睡在牀上，福兒纔得十六歲，因為做針線沒有人，便快快給他成了親。

那媳婦是姜秀才名喚肥膽的女兒，很有賢慧能幹的名氣，百樣事體靠他照料，因為這個樣子，家用慢慢的寬舒起來，便打發祿兒去跟着先生讀書。魏名心裏妬忌他，在面子上卻和他親近，常常喚福兒去吃酒，福兒認他是知己朋友。魏名覷空告訴他說道：『你母親害了癱病，不能夠管家裏的錢財；兄弟坐着吃現成飯，一樣事體也不做，你們夫妻爲什麼做着牛馬呢？況且兄弟聘媳婦，過幾天很要用銀錢替你打算，不如早分了家，那便窮在兄弟，有錢在你了。』福兒回家去和他妻子商量，他妻子罵了他一聲，無奈魏名天天拿這一種說話說給他聽，福兒心裏活動了，老老實實

拿自己的意思去告訴母親。母親生氣，說他罵他，福兒越發含恨；常常看那錢米，好似別人的東西一般，却隨便化用他。魏名趁這個機會和他賭錢，倉裏的米慢慢的輸完了。他妻子知道了，卻不敢說出來，慢慢的到了沒有飯吃的地步。母親詫異起來，查問，纔把實在情形告訴他；母親生氣卻拿他沒有法子想，便和他分家。虧得姜家的女兒賢慧，朝晚替母親煮飯服侍他，和從前一樣。

福兒待到分了家以後，越發沒有顧忌，放大胆子去逛窯子賭錢；幾個月裏面，田地產業統統還了游蕩用去的債，那母親和妻子都不知道的。福兒錢化完以後，沒有法子想，便寫了契券，要拿了妻子去借錢，却苦得沒有肯收受的人。本城人名喚趙閻羅的，原是不會捉去的大強盜，霸住在一個鄉村地方，原不怕福兒反悔的，爽爽快快借錢給他。福兒拿了錢去，幾天工夫，便化完了。心裏七八下，要想反悔契券上的話，趙閻羅瞪着眼睛惡狠狠的看他，福兒十分害怕，把妻子騙出來，送給他。魏名聽得了，暗地裏歡喜，急急跑去告訴姜家，原是要借這個去傾軋仇家呢。姓姜的生氣，打起官司來，福兒害怕得利害，逃出去。

姜家的女兒到了姓趙的家裏，纔知道被他丈夫賣去，大哭起來，祇要尋死。趙閻羅起初拿好話勸他，不肯依從，後來惡狠狠的逼着他，越發叫罵起來。姓趙的很生氣，拿鞭子打他，到底不肯依從，便

拔下頭髮上的杆子來，自己刺自己的喉嚨。趕快去救他，已經刺通了食管，血流出來；姓趙的急拿綢子去包住他的頸子，還望他慢慢的去收伏他。到明天下牌票，已經來捉去；姓趙的大模大樣的一點不放在他心裏。官相驗得姜家的女兒受傷很重，喝叫打他；那差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沒有人敢動手打他的。那官早聽得他有兇橫的名氣，到這個時候，越發相信了；十分生氣，喚家人走出來，立刻打死他。姓姜的便抬着女兒回家去。

到了姜家打官司的時候，邵氏纔知道福兒做的不好的樣子；一聲叫喊，快要斷氣，昏昏沉沉的要死去。祿兒這時候年紀十五歲，孤零零的不能夠自己照看自己。

從前仲仇有一個前頭妻子生的女兒，名喚大娘，嫁在遠地的府城裏，脾氣兇橫；每回娘家的時候，送他東西，不滿他的意思，便要得罪爹娘，常常氣憤憤的回去。仇因為他這樣子，厭惡他；又因為路隔得遠，便幾年工夫不去看望他。邵氏臨死的時候，魏名要去喚他來，借此叫他來吵鬧；却巧有一個做買賣的，和大娘是同在一塊地方的，便託他去傳話給大娘，又哄他說家裏可以想法子謀吞家產。過了幾天，大娘果然和小兒子跑來；一走進門，看見他小弟弟服侍母親的病，樣子很淒涼，不覺傷心起來。便問起福弟弟，祿兒統統告訴他這事體的情形；大娘聽了，氣塞住喉嚨說道：「家

裏沒有年紀大的人，便聽別人糟塌到這個樣子；我家的田地房產，那班賊怎麼可以騙去？便走到廚房裏，燒着火煮粥，先給母親吃，再喚着兄弟和兒子一塊兒吃着；吃完了，氣哄哄的走出去，到縣衙門裏去告狀，告那班賭棍。大家害怕起來，拿了錢去送給大娘，大娘收了他的錢，卻仍舊告他；縣官叫人去捉了幾個人來，每人都打着枷着。田地房產的事體，一點也不問起。大娘氣得不肯罷休，帶了兒子到府城裏；那知府官最厭惡賭錢的人，大娘再三說孤兒的苦楚，和那班歹人做成圈套騙錢的情形，神氣說話都說得入情入理，知府聽了也變了臉色。斷下來叫縣官追還田地給原主，仍舊辦仇，拿這個儆戒他的不好；待到回家去，縣官得上司的命令，打着催着，因為這樣子，產業統統還他。

大娘這時候已經多年守寡，便打發小兒子回家去，又叮囑他：『跟着哥哥學買賣，不要再來。』大娘從此住在娘家，養母親教兄弟裏裏外外都有規矩；母親十分放心，病慢慢的好起來，家裏的事體，統統交給大娘。鄰舍兇橫的人，稍稍去欺侮；他便拿着刀趕上門去，理直氣壯的爭辯，沒有不怕他的。住下一年多，田地房產一天一天的多起來，常常買些藥物糕餅好的飯菜，去送給姜家的女兒；又看見祿兒慢慢的長大起來，常常託媒人替他做媒。魏名對別人說道：『仇家的產業，統統給

大娘拿去了，怕將來不能夠再拿過來了。」別人都相信他的話，所以沒有人肯他和結親的。有一個范公子，名喚子文的家裏造一座有名的花園，算山西地方第一家花園。裏面有名的花兒，種在路兩傍，一直通到內宅裏，有人不知道，錯走進去，遇到公子在家裏請客，生氣捉住他，說他是賊，拿棍子打他快要打死。遇到清明節，祿兒打書房裏回家去，魏名領他去游玩，便走到花園裏，——魏名原來和管花園的認識的，放他走進去，——四處游玩着，亭子迴廊停了一回，走到一處地方，深溝裏的水流得很急，有一架小橋，紅色的欄干，過去通着一座黑漆的門。遠望着門裏面許多花兒，和五色的綢緞一般。——原來便是公子的內書房呢。——魏名哄着他說道：「你請先走進去，我恰巧要去小便呢。」祿兒隨意走去，跟着橋走過去，走進門，到一座院子裏，聽得女人的笑聲。正要站住腳的時候，一個丫頭走出來看見了，轉過腳跟便走進去，祿兒纔害怕逃去。不多時候，公子走出去，喝着家人拿繩子追上去，祿兒十分害怕，沒有法子，自己跳在溪水裏，公子不生氣，反笑起來，喚許多用人拉他起來，看他面貌衣服都文雅，便叫替他換去衣裳，鞋子，拉他走進一座亭子裏，問他的名姓。是和氣的臉色，說着好話，樣子十分親熱。

停了一回跑到裏面去，一忽而走出來，笑着拉住祿兒的手，走過橋去，慢慢的走到原地方，祿兒不

知道他的意思，在外面站住了，不敢走進去；公子硬拉他進去，看見花園籬笆裏面，隱隱約約有女人在那裏偷看。待到坐下來，便有許多丫頭來篩酒。祿兒謝着說道：『小孩子怎有知識，錯走到內室裏，能夠受你饒恕我，已經是出於望外了。祇求放我早早回家去，受好處不少了。』公子不聽他，停了一回，酒菜很多的拿出來，祿兒又站起來推說是酒醉飯飽；公子按他坐下，笑着說道：『我有一個曲子的拍名，若能夠對上來，便放你走。』祿兒是是的應着，求他說出來；公子說道：『拍名渾不似。』祿兒暗暗的想了半天，說道：『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說道：『真個是石崇呢！』祿兒一點也不懂他的意思。

原來公子有一個女兒，名叫蕙娘，長得標緻，又認得字，天天尋着好女婿；夜裏做夢，看見一個人告訴他說道：『石崇是你的女婿呢。』問他：『在什麼地方？』說道：『明天落下水裏去了。』早晨起來，去告訴父親，大家聽了詫異；祿兒恰巧和夢裏的情形相合的，所以拉他內室去；喚太太們出來，大家看他呢。』公子聽了他對的課，心裏歡喜，便說道：『這個拍子的名兒，是我的女兒想出來的，常常想起沒有對得上的句子，現在有你對出來，也是天定下的緣份。我要把女兒嫁給你，我家裏不少空屋子，便不用你家來迎娶了。』祿兒慌慌張張的推遜道謝，又把『因為母親在家裏害病，

不能夠入贅在女家」的話，拿來做推頭；公子叫他姑且回家去商量商量，便喚着花園的人，替他背着溼衣裳，送他騎着馬，待回家去，對母親說了；母親詫異起來，說他不吉利的。——從此便知道那姓魏的起了壞心腸，但是因為這對兇險，遇到吉利事體，也聽他去，不去和他做讎人，祇是對兒子說，叫他遠避着不要和他來往罷了。

過了幾天，公子又打發人來，對他母親說，他母親到底不敢答應，大娘答應下來，便打發兩個媒人去送下聘禮了。不多幾天，祿兒入贅到公子家裏去，一年多，中了秀才，有才學的名氣，狼大的；妻子的兄弟長大來，看待他稍稍簡慢了。祿兒生氣，帶了妻子回家去，母親已經拄着拐杖能夠走路了。幾年工夫，靠着大娘照管，房屋也很完好；新媳婦回到夫家以後，丫頭用人一大羣，很有大戶人家的樣子呢。

姓魏的又見不和他來往，妬忌的心思越發深了；恨沒有機會可以踏進去。這時候有一個大強盜，案子破了，遠遠的逃去，他便造謠言說：「那強盜的錢是寄存在祿兒家裏的。」祿兒照官定下的罪，充軍到口外去；范公子上上下下送錢，求人祇把蕙娘免了充軍，田地房產統統收沒充公。虧得大娘拿了分家的憑據，親自去告到官裏，求官判斷，新添的好田地多少畝，統統是掛着仇福的名。

字，母女兩人纔能夠安耽住。仇福自己想想，不能夠再回家來，便寫了一張離婚的憑據，交給丈人家裏，孤零零的自己去了。

走了幾天，到北京城裏在客店裏吃飯；有一個化子，呆呆的在門外張望，那面貌很像是阿哥。走近去盤問他，果然是阿哥仇福；便自己說出這情形來，兄弟兩人都傷心悽慘。仇福脫下裏面的衣裳，分幾兩金子給他，叮囑他回家去。仇福笑着收下了，分別走去。仇祿到了關外地方，投在將軍營裏當兵；看仇祿人生得文氣，叫他管文書，和許多用人一塊兒住着。那用人盤問他的家裏情形，仇祿統統告訴他；裏面有一個人詫異起來說道：『是我的兒子呢！』

原來仇仲當初替強盜家裏看馬，後來強盜逃去，仇仲便飄來蕩去，走到關外地方，做了將軍的用人；對仇祿把這情形當面說出來，纔知道真正是父子，抱着頭狠傷心。一房的人都替他傷心。住了不多幾天，將軍捉着大強盜幾十個人；裏面有一個人，便是從前魏名冤枉說仇祿和他通同的強盜呢。待到他招認出來，父子兩人都哭着，告訴將軍，將軍替他升冤；皇帝知道了，叫地方官贖回產業來還了。仇仲父子兩人都歡喜。仇祿細細的問家裏有多少人，爲預備贖回身體來的打算。纔知道仇仲投到將軍這裏多年了，娶了兩回妻子，卻沒有兒子，這時候正做着繇夫呢。仇祿便收拾行

李回家去。

當初仇福分別了兄弟回家去，爬在地下，自己認錯；大娘扶着母親坐在堂上，拿着棍子問他：『你願意吃打，便可以暫時留在家裏；不然，你的田地房產已經完了，也沒有你吃飯的地方了，請你仍舊出去。』仇福淌下眼淚來，爬在地下，願意吃棍子；大娘丟下棍子說道：『賣老婆的人，也不犯着打你；但是舊案還不會銷滅，再犯了罪，便去告官是了。』便打發人去告訴姜家，姜家的女兒罵着說道：『我是仇家的什麼人，卻要來通報我呢？』大娘常常提起這個話告訴仇福，嘲笑他；仇福慚愧得不敢說一句出氣的話。住下了半天，大娘雖是照應他，狠周到，卻呼喚他和底下人一般；仇福做着事體，沒有一句怨恨的話。交給他銀錢，常常不肯私自用去。大娘留心看他沒有壞心腸，便對母親說了，求姜家的女兒再回家來。母親怕他不能夠再拉回來，大娘說道：『不是這樣說的。他若肯嫁兩個丈夫，打罵怎麼肯自己受着；但是也不能夠不叫他這樣生氣呢。』便帶着兄弟親自去賠罪。丈人丈母埋怨他十分利害，大娘喝着叫他直挺挺的跪下，然後請姜家的女兒出來見面，請了三四回，硬躲着不肯出來。大娘去尋得了拉他出來，那女人便指着仇福辱罵他；仇福慚愧得淌下汗來，沒有地方自己存身。姜太太纔接着叫他站起來，大娘便問回家去的日子；那女人說道：

「從前受着姊姊的好處很大，現在聽了姊姊的話，怎麼還有兩樣的說話？祇是怕他不能夠保住，他不再賣去我呢。況且恩義已經斷了，還有什麼臉面和這黑心人無賴漢一塊兒過着日子呢？請你另外收拾一間房子，我回去服侍老太太；比剃去頭髮做尼姑，稍稍好一點，已經夠了。大娘替他脫懊悔的意思，說定第二天回家去的約，便分別了。」

第二天拿轎子去抬他回來，母親在門口迎着，跪下拜他，那女兒爬在地下放聲大哭。大娘勸住了他，擺上酒來吃着，說笑着；喚仇福坐在桌子橫頭，便擎起酒杯來說道：「我苦苦的霸住產業，不是自己要好處呢；現在弟弟懊悔從前的錯處，貞節的媳婦，又回家來了，便把賬簿憑據交給你。我是光身一個人來的，仍舊是光身一個人回去呢。」夫妻兩人都站起來，改了臉色攔住拜他，苦苦的哭着；大娘便住下了。住了不多幾天，升寬的公文下來；不多幾天，田地屋子統統還了舊主人。魏名十分詫異，不知道他什麼緣故；自己恨沒有法子，可以再害了。恰巧西面鄰舍有被火燒的事體，魏名推說是救火跑去；暗地裏拿草結燒着火，放在仇祿屋子裏，風又忽然大起來，延燒過去，快要燒完，祇留下仇福住的兩三間房子，全家的人擠在一塊兒。住在裏面，不多幾天，仇祿回來了，大家見着面，又傷心，又歡喜。

當初范公子拿到了離婚的字據，拿去和蕙娘商量，蕙娘很傷心的哭，扯碎了拋在地下；父親依了他的心願，不再去勉強他。仇祿回家來，聽說他不會嫁人，高高興興的走到丈人家裏。公子知道他的屋子燒去了，要留他住下；仇祿不肯，便告辭回來。大娘虧得有藏着的金子，拿出來修理壞牆頭，仇福背着鋤頭造房子，掘下地去，看見地窩裏的銀子，到夜裏和兄弟一塊兒拿出來。裏面石頭的池子滿一丈，裏面堆滿了都是元寶呢。從此僱了工匠，大造房子，樓房豎起來，又大又好，看和做官人家差不多。仇祿感激將軍的義氣，拿了一千塊錢去贖回父親來；仇福要去，便打發有力氣的人管住他出去。仇祿便迎接蕙娘回家來。不多幾天，父親哥哥一塊兒回家來，一家門統統歡喜，熱鬧。

大娘自從住在娘家，不許兒子來看望他，怕傍人說他有私心呢；待到父親回來，硬辭着要回家去。弟兄不肯放他去，父親便把產業分做三份，兒子得兩份，女兒得一份，大娘再三推辭，兄弟哭着對他說道：『我們不是姊姊，怎麼有今天這一天？』大娘便住下了，打發人去喚兒子搬着家，一塊兒住下了。有人問大娘：『兩個娘生的弟兄，怎麼關切到這個樣子？』大娘說道：『知道母親不知道有父親的，祇有禽獸是這個樣子的呢！難道做了一個人，卻學着禽獸的樣子？』仇福、仇祿聽了都

淌下眼淚來；僱工匠修理他的屋子，都和自己一樣。

魏名自己想想十多年工夫，要害他，反好了他，狠自己懊悔；又羨慕他有錢，想去和他來往親熱。他便借道仇仲的喜，走進去，買了東西送去；仇福要不收他的，仇仲生好意思推却他，收了他的雞和酒。雞拿布條兒綁着脚，逃到竈下去，竈肚裏的火燒着了布條，雞跑去躲在堆柴草的地方；僮兒丫頭看見了，不會留心，停了一回，柴草燒起來，燒着了屋子，一家人驚慌起來，虧得手脚多，一刻工夫，救熄了那廚房裏百樣東西，都沒有了。兄弟都說：『他的東西不吉利的。』後來遇到父親的生日，魏名又送一隻活羊來，推却他不能夠，吊住羊在院子裏的樹下。夜裏有一個僮兒，吃主人打了；他氣憤憤的走到樹下面，解下吊羊的繩子來，自己吊死了。兄弟嘆氣着說道：『他的待我好，還不如待我不好呢！』從此以後，魏名雖十分要好，真不敢收他的一寸布一絲線了，反多多的謝他罷了。後來魏名年老了，窮得做化子，常常給他布和米，拿好心待他。

異史氏說道：『唉，天定的事體，原是不能夠聽人擺弄的；越是和他做讎人，越是給他得好處。那奸刁的人，也很沒味的了。後來收了他的好意，送的東西，却反得了禍水，豈不越發奇怪嗎？這個可以知道壞人的東西，收他一樣，要得一樣害處的呢！』

(註一) 關說 關是通關說，是在暗地裏說通了。

(註二) 飛語 沒有根的話，喚做飛語，便是謠言。

(註三) 食言 已經說定了話，後來反悔，喚做食言；好似已經吐出來的東西，又吞下去了。

(註四) 渾不似 渾不似，便是「一點也不像」

的意思。王昭君的琵琶破了，叫人重造一把，比

舊時的琵琶小；王昭君笑着說道：「渾不似。」

(註五) 沒奈何 古時張循王沒家裏，有許多銀

子，每一千兩，烱成一大堆，堆在院子裏。又重又

大，賊也偷不去，強盜也搶不去，便喚他做「沒

奈何。」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翼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臘焉。方

奈何。」

(註六) 石崇 石崇，晉朝的人，家裏很有錢，封安

卿侯。

(註七) 回祿 回祿，是火神的名字，人家遭火燒

了，便喚做「回祿之變」。

(註八) 不動尊 不動尊，是說藏在地窖裏的銀

錢。

(註九) 盜泉 盜泉，是泉水的名稱，從前孔子走

過，泉傍邊，口渴了，不吃盜泉裏的水，厭惡他的

名兒不好，是表明自己清白的意思。

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燦雙燈，爪臂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囊中糗糒，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囊，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東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遙臥，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紅之，少頃攜一鹿來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數釜，俄有數夜叉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用者——於是羣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悅，攜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

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芋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值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闊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夜叉二三十輩，列坐洞中。

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鵝羣。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衆乎？」罔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塔對，衆又贊其烹調，卽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啗盡飽，極羣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

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齧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雌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

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醺，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鬪，交帥見而奇之，以爲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爲副將。

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爲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

曳入幽谷，一小洞石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聞之而知爲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爲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爲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足立，此名爲官。」少年甚歡，商曰：「既君尊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轉輾。」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

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其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稍動。一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卻！」商應之乃歸。徑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駭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攜兩兵入海。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

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爲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

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楫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饜梁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子裝，數月稍辯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弓，駛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

夜兒以異種，無與爲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挂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爲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牀頭有个夜叉在！』

交州地方姓徐的，飄洋去做買賣，忽然被大風吹去，睜開眼來一看，到了一處地方，深山裏很多的草木。他期望有住着的人，便吊住了船，走上岸去，背着米和肉，正走進山去，看見兩面岸上都是洞。

口密得和蜜蜂窠一般，裏面輕輕的有人聲音。走到洞外面站住脚一看，裏面有夜叉兩個。牙齒一根一根的排着，攢在嘴唇外面，好似槍架子上排着的槍一般。眼光亮晶晶的，好似兩盞燈。抓住脚一隻活的鹿，在那裏吃。他嚇得魂靈也沒有了，急急要逃下去。那夜叉已經回過頭來看見了他，去下了吃的東西，上來捉他進去。兩個東西說着話，好似鳥獸叫着。搶着扯破姓徐的衣裳，好似要吃他。姓徐的十分害怕，拿袋子理裝着的乾糧和牛肉，送給他；他分着吃得狠有味兒，又翻過姓徐的衣袋子來，姓徐的搖着手告訴他沒有了。夜叉生氣，又抓住他；姓徐的哭着求他，說道：『放了我，我船裏有鍋子罐兒可以煮東西吃。』夜叉不懂他的說話，仍是生氣。姓徐的再三和他裝手勢說話。夜叉好似稍稍有一點明白，跟他到船裏，拿了傢伙，走進洞裏，細着柴草燒着火，煮他吃剩的鹿肉。煮熟了，送給他兩個東西吃着，狠歡喜；夜裏拿一塊大石頭攔住門，好似怕姓徐的逃去。姓徐的縮着身子，遠遠的睡着，狠怕不免一死。天亮了，兩樣東西走出去，又把門攔住，停了一回，帶着一隻鹿來，交給姓徐的。姓徐的剝着皮，在洞深的地方拿流着的泉水，盛着水煮成幾鍋；停了一回，有幾個夜叉一羣走來，吃完了，大家拿手指着鍋子，好似嫌他小。過了三四天，有一夜，一個夜叉背着大鍋子來——好似人平常用的，因此許多夜叉，各人拿着狠鹿來，待到煮熟，喚姓徐的一塊兒吃着。

住下幾天，夜叉慢慢的和姓徐的熟識了，走出去也不拿東西攔住他；一塊兒住着，和一家人一般。姓徐的慢慢的能夠聽他的聲音，知道他的意思，常常學着他的聲音說着夜叉話；夜叉越發歡喜他，帶了一個雌的來，給姓徐的做老婆。姓徐的起初見他害怕，不敢近他的身；那雌的來拉着姓徐的和他交合，十分歡喜，常常留着肉給姓徐的吃，好似夫妻的要好的樣子。

有一天，許多東西一早起來，頸子下面每人掛着亮晶晶的珠子一串；替換着走出門去，好似伺候貴重的各人一般。喚姓徐的多煮幾鍋肉。姓徐的去問那個雌夜叉，雌夜叉說道：「這個是天壽節氣。」那雌夜叉又走出去，對許多夜叉說道：「徐官人沒有珠子，大家每人除下五粒來，一塊兒交給雌夜叉；雌夜叉又自己除下十粒來，——一共有五十粒的數兒，——拿野苧藤做繩子穿着，掛在姓徐的頸子上面。姓徐的看看，每一粒珠子，可以值到百幾十塊錢。停了一回，一塊兒走出去。姓徐的煮肉完了，雌夜叉來拉他去，說是：『去迎接天王。』走到大窟窿裏，寬闊有一畝大，裏面有石頭，又光又平和茶几一般，四面都有石頭的座位；上面一個座位，鋪着豹皮，另外的座位，都拿鹿皮鋪着。夜叉二三十個，排着坐在洞裏面。

稍停一回，大風吹着灰塵，慌慌張張的一齊走出來；看見一個大東西，走來，也像夜叉的樣子；一直

跑進洞裏，爬着坐在上面，和老鷹似的兩面看着。許多人跟着走進去，東面西面排開站着，統統抬起他的頭，拿兩條臂膊做十字樣子攔着。那東西照着頭點着數兒看着，問：『臥眉山的許多人，統統在這裏了嗎？』大家齊聲答應着。看着姓徐的，說道：『這個是什麼地方來的？』那雌夜叉對他說：『是我的女婿。』大家又稱贊他養肉的本領，便有兩三個夜叉，搶着跑去拿煮熟的肉來，攔在茶几上面。那隻東西，抓這吃得他很飽，狠稱贊他的味兒好，又吩咐他常常留着送給他吃，又看着姓徐的說道：『珠串兒怎麼這樣短？』大的說道：『他纔來，不會置備。』那東西在頸子上除下珠串，脫下十粒給他，——統統大得和手指尖兒一般粗圓得和彈子一般，——母夜叉急上去接着，替姓徐的穿上去，掛着姓徐的也叉着臂膊說着夜叉話，謝他。那東西便去了，踏着風走路，他的快和飛一般，大家纔吃他吃剩的東西走散了。

住下四年多工夫，那母夜叉忽然養孩子了；一胎養下兩個雄的，一個雌的，都是人樣子，不像他的娘。許多夜叉都歡喜他的兒子，常常一塊兒抱着玩兒。有一天，都出去搶東西吃了，祇有姓徐的一個人，在洞子裏，忽然別處洞裏來一隻雌夜叉，要和姓徐的偷情，姓徐的不肯，夜叉生氣，打姓徐的，倒在地上。姓徐的老婆從外面走來，立刻生氣，兩人打起架來，咬斷他的耳朵，稍停一回，他的雄夜

又也回來子，勸解放了，叫他回去。從此以後，這雌夜又常常管着這姓徐的，走一步坐一坐，大家不離開。又過了三年，兒子女兒都能夠走路，姓徐的常常教他這人的說話，慢慢的會說了，嘖嘖咕咕的說話裏有人的氣息了。便是小孩子跑着山，和走平地一般；和姓徐的跟住了，有父子的情份。

有一天，雌夜又和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走出去，半天不回家來；那北風大起，姓徐的心裏狠傷心，想起舊時的家鄉，帶着兒子走到海邊上去，看見從前的船還在，和他商量一塊兒回家去。那兒子要去告訴母親，姓徐的攔住他；父子兩人上了船，一天一夜到了交州地方。到了家裏，妻子已經嫁了人，拿出珠子兩粒，賣得錢滿一兆；家裏很有錢，兒子取名喚彪，十四五歲的時候，便能夠拿得起一百個三十斤重的東西，脾氣粗暴，歡喜打架。交州地方的元帥，見了他奇怪，叫他做千總；恰巧遇到邊地裏反亂，他到的地方，都有功勞，十八歲做了副將。

這時候有一個做買賣的，飄海出去，也被風吹到臥眉山地方，纔走上岸，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看了他詫異起來。知道他是中國人，便問他住的地方；那做買賣的人告訴他，那年輕的男人拉他走進山谷，一個小洞，石洞外面都是一堆一堆的草，又叮囑他不要走出去。停了二回，拿鹿肉來給那賣人吃，自己說：『父親也自交州地方人。』那做買賣的人聽了這個語，知道是姓徐的，那做買

賣的人在空地裏，常常看見他。便說道：『我是他的老朋友呢。現在他的兒子，做了副將。』這個年紀輕的人，不懂是什麼名稱；做買賣的人說道：『這個是中國的官名。』又問：『什麼叫做官？』便說道：『出門去便坐着車馬，回進來便高坐在上面；堂上一聲呼喚，那下面一百個人答應着。看見的人，斜着眼睛看他，斜着腳站着；這個名兒，便喚做官。』那年輕的人十分羨慕做買賣的人說道：『既然你的父親在交州地方，為什麼許多日子住在這裏呢？』那年輕的人把實在情形告訴他。做買賣的人勸他回到南方去，他說道：『我也常常有這個想頭，祇是母親不是中國人，說話相貌實在兩樣；況且給同伴知道了，一定要來殺害我們。因為這個，心裏打不定主意。』便走出去說道：『等到北風起來的時候，我來送你動身。託你在父親哥哥跟前寄一個信息。』

那做買賣的人躲在洞裏，快到半年工夫，常常打草堆裏向外張望；他這座山裏，常常有夜叉跑來跑去，十分害怕，不敢稍稍動一動。有一天，北風一陣一陣的吹着；那年輕的忽然走來，領着他急逃出去。叮囑他說道：『我託你說的話，不要忘記。』做買賣的人答應他，便回去，一直到了交州地方；走到副總衙門裏，仔仔細細告訴他看見的情形。徐彪聽了傷心，要走去找尋他父親，怕海裏的風波，妖怪許多的地方，危險兇惡，不容易去得，竭力攔住他；徐彪拿手按着胸口大哭，父親不能夠攔

住他，便去告訴交州地方的元帥，帶着兩個兵到海裏去。逆風攔住了船，在海裏搖搖幌幌的半個月；四面一看，沒有邊岸，眼前便模糊了，沒有法子分出他的南北方向來。忽然起了風波，接住天，坐的船翻過來；徐彪落在海裏，跟着波浪一高一低的淌着。

好半天，被一樣東西拉了去，走到一處地方，竟有房屋；徐彪一看，有一樣東西，和夜叉一個樣子。徐彪使說着夜叉的話，夜叉詫異起來問他；徐彪纔告訴他要去的地方，夜叉歡喜起來說道：『臥眉山是我的老家鄉，冒犯了你有罪了；你離開原路已經八千裏了，從此地走去，便是毒龍國。到臥眉國去，不是這一條路。』便去尋了船來，送徐彪去；夜叉在水裏推着走，和射箭一般，一轉眼一千里路過了一夜，已經到了北面岸上，看見一個年輕的人，在水邊上張望；徐彪知道山裏沒有人的，疑心是他的兄弟。走近去一看，果然是弟弟，便拉着手哭起來；停了一回，問起母親和妹妹，都說是平安強健。徐彪要跟着去，他兄弟攔住他，慌慌張張的走去；回過身來，謝夜叉，夜叉已經不見了。不多時候，母親和妹妹一塊兒走來；看見徐彪大家哭着。徐彪說出自己的意思來，說道：『怕去了給人欺侮。』徐彪說道：『孩兒在中國很榮耀貴重，別人不敢欺侮。』

回家去的主意已經打定，正怕風向倒吹，不容易渡過海去；母子正沒有法子的時候，忽然看見船

上的布風蓬，向南吹動起來，他的聲音拍拍的響着。徐彪歡喜起來說道：『天幫助我了！』大家跟着上船，波浪和射箭一般，三天工夫到了岸上，看見他的人都逃開去。徐彪替他三個人脫下衣服，褲子來分穿着，到了家裏，那夜又娘看見老頭兒生氣罵他，恨他不和他商量，姓徐的連連認着錯。家裏人拜見主母，沒有一個不害怕。徐彪勸母親學說中國話，穿着綢緞，吃着酒肉，便十分高興。母女兩人都是男人打扮。幾個月工夫，稍稍聽得出說話來，兄弟妹子也慢慢的白淨起來。兄弟名字喚做豹，妹子名字喚做夜兒，都是強壯有氣力。徐彪自己慚愧不知道讀書，便教兄弟讀書。徐豹最聰明，經書史書，一過眼便明白，又不肯做讀書人的事體，仍舊叫他拉着硬弓，跑着快馬，中了武進士的功名，娶一個姓阿游擊官的女兒，做妻子。

夜兒因爲是異種，沒有人肯和他結親的，過了幾天，他帳下袁守備官死了妻子，便配給他。夜兒能夠拉一百石重的弓，隔開一百多步，射着小雀兒，沒有落空的。袁守備每一回出去打仗，便和他妻子一塊兒去；一回一回的做過同知將軍官，大功勞一半是出在女人手裏。徐豹三十四歲封元帥，母親常常跟着他去打南蠻子，每見了許多敵人，便穿着盔甲，拿着槍，替兒子去打仗。看見他的，沒有一個不逃走的。聖旨封他做男爵，徐豹代他上奏摺辭謝，封了夫人。

異史氏說道：「夜叉夫人也是難得聽到的；但是細細的一想，也沒有什麼奇怪。家家的牀頭邊，都有一個夜叉在着呢！」

（註一）策策 策策，是一陣一陣的風聲。

（註二）唐突 唐突，是冒犯的意思。